

721
442,

中風
斜
詮

下冊

鞠仙題簽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蘭谿第二次印行

中風軒詮全部三卷

定價官堆紙每部壹元伍角實洋
重太

著者

嘉定山雷張壽頤

總發行者

蘭谿中醫學校

印刷者

蘭谿福華石印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中風辨證卷第二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纂輯

同邑張文彦洛鈞甫評點

上海周鴻銘作人甫

歙縣方念祖肇元甫

參訂

受業黟縣汪興壇景文

松江曹祖培伯衡 同參校

含山嚴格紹徐

內風暴動之脈因證治

第一節 脈因證治總論

自前賢有脈因證治之四綱。而後之談醫者。皆當備此四者。以為治療之準則。脈者。所以考見其氣血之盛衰虛實也。因者。所以推溯其病情之根本淵源也。

本書獨無分
證辨治之法
不可不補出
作者本意

證者所以昭著其發現之情狀。治者所以昭示其入手之南鍼。凡讀古書以治
令病。果能守此理法。具此目光。斷不患見地不明。識力無定。而惟此內風暴動
一症。竊謂古人所論病因。皆是隔膜。今既能發明素問所謂氣血上苑之源理。
則於因之一字言之已詳。可不復贅。而其證又變態多端。病者各異。一如或病
喎斜。或病癱瘓。或病麻木。或病刺痛。或失知覺。或失運動。或為癰癩。抽搐。或為
瘰癧。反張。以及舌短。言糊。神昏迷。悃諸證。無一非神經之病。昔賢論治。猶欲
各就見證。分別條目。以求一效。未嘗不絞竭腦力。費盡心思。究竟神經之真理。
未明則根本既差。凡百枝葉都無是處。後之學者。但能於發源之地。孱然牛渚。
照見本真。則挈領提綱。自得其要。又何必枝枝節節。遊騎無歸。壽頭於此。獨無
分證論治之條者。雖似立法未詳。竟是談醫之創格。然已覆杯見效。屢經試驗。

之功。夫敢以閱歷所得公之同好，則證之一字固事實之所不必細辨而亦處方之所不能兼顧者矣。惟是脈之見形逆順有別，治之條目宜忌須分爰舉所知試陳其略。

第二節 脈法總論

論脈精當深入顯出絕無模糊隱約之弊是臨證功深而識得此中神髓者最是醫書中不可多得之筆墨

內風之動氣升火升以致血逆上湧沖激腦經其脈未有不弦勁滑大浮數渾濁者甚者且上溢促擊虛大散亂蓋病本於肝火浮氣越自有蓬蓬勃勃不可遏抑之態弦而勁者肝木之橫逆也滑而大者氣縱之囂張也浮數者陽越不藏其勢自不能沉着安靜渾濁者痰阻氣機其形自不能清晰分明且也氣血奔騰逆行犯上脈象應之而上溢入魚促數搏指亦固其所尤甚者則腦之神經既為震動而脈絡周流失其常度或為豁大而無神或且散亂而無定固

已幾幾於一蹶不振大氣不反之危矣。壽頤按諸書之言促脈皆以為數中一止。其說始見於傷寒論之辨脈篇。而王叔和脈經序之後之論者無不以數脈一止為促。遲脈一止為結。兩兩對舉。已成鐵案。獨高陽生之脈訣謂促者陽也。指下尋之極數。併居寸口為促。楊仁齋亦謂貫珠而上促於寸口。出於魚際。清乾隆時日本人丹波廉夫著脈學輯要引素問平人氣象論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背痛。《甲乙經》作促上數。謂是併居於寸口。殊無歇止之義。壽頤謂促字之正義本以短促為主。其病在上而脈乃上溢。既溢於上必不足於下。因而以短促之義形容是脈。其旨甚顯。素問謂促上而搏擊。應指讀法當於上字作一逗。其義甚為明白。實無歇止之義。可以意會。且因其脈之短促在於上部。而知其病在於上。為肩背之痛。則促脈之獨盛於寸口。更覺明瞭。此節

仲景本論傷寒脈結代灸甘草湯主之一條以結與代相對而不言促可見仲景意中不以促脈為歇止

脈訣之不理於取口久矣然苟有可取則取之是亦

所謂寸口皆專指寸脈言之。非合寸關尺三部而統稱之寸口。素問本旨固以部位言之。以形勢言之。不以止與不止言也。傷寒論嘗重編於王氏之手。是以辨脈篇與脈經同作一解。疑亦是叔和手筆者。仲師本論促脈四條。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曰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蓋胸滿結胸喘而汗出皆為邪盛於上。故其脈急促獨見於寸。惟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一條。既有厥逆而其脈為促頗似含有歇止之意。然丹波氏謂虛陽上奔故脈促於寸部。則仍是陽邪壅於上而氣不下達手足為之厥逆。所以脈促於寸。丹波之說甚有精義。蓋高陽生之脈訣固多陋劣。不及脈經之精。獨此促脈一條不用歇止之說。證以素問及仲景本論其理甚長。且

不以人廢言之意

促字之義。含有迫近急速諸解。皆與上溢之脈為近。叔和因其迫急短促。有似於歇止。遂以數中一止五說。尚是差以毫厘。而後人只知有歇止之促。不知有促上之促。則謬以千里矣。丹波氏引證極詳。且與上魚之脈。同為一條。謂溢上魚際之脈。即促脈之尤甚者。皆是精當不刊之論。後之學者。必當宗之。而不可為叔和舊說所拘者也。壽頤於此。以促擊與上溢連舉。是用丹波新義。讀者弗以數中歇止之促。脈觀可也。素問脈要精微論。謂浮而散者為眴。眴固明謂眩暈昏仆。為肝風之上揚。故脈為之浮。甚者則氣將不反。故脈為之散。又謂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為厥顛疾。又明謂氣血奔湧於上。故脈亦踴躍奮迅。而出其來甚疾。且上既實。則下必虛。故幾幾於有出無入。其去若徐。謂之為厥。固即血菀於上之薄厥。氣血并走於上之大厥。謂之為顛疾。蓋亦幾幾於說明氣血之

新學家僅就
耳目所能及
者以立論是
以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

上冲入腦矣。可見古人之於是病論證辨脈何等精當。合此數条而融會其意。即可知西人腦失血之名義殊非創見。一西醫血冲腦經之說。近之談西學者。或謂之腦失血。且有謂為腦溢血。腦出血者。又有譯為腦血管破裂者。蓋但就解剖家所見之腦中死血而定其病名。更不復知其病從何來。壽頤謂其立名太覺呆板。不若血冲腦經四字。尚能說明病源。蓋譯書者不能得其真意。遠不如舊譯血冲腦經之確當矣。獨惜習中醫之學。讀中醫之書者。曾不能知素問有此數條。即是內風暴動。猝然昏仆之確據。遂致漢唐以下議論紛紛。競效盲人之捫燭。蓋翫然自以為得之。而後生小子乍窺新學之皮毛。反覺振振有辭。吃為心得。借以揶揄吾舊學而鄙夷之。不屑復道其亦知中古二千年之前。固已言之綦詳。說盡源委。以視彼之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何如特苦

然此新學之
實在情形也
尚復黨同伐
異斥舊學為
無用試令讀
此或能知所
自返乎

於無人焉為之闡明則雖有精義而沉埋者亦二千年吾知古人有靈當亦深
恨於不能白晝現形有以提撕而警覺之也。頭謂素問論內風之脈惟此脈要
精微篇兩節最為精當且來疾去徐上實下虛正是氣血逆行上沖入腦之真
象亦即併居寸口之促脈惟肝陽暴動者有之若平人氣象論謂脈滑曰風又
謂風熱而脈靜者難治金匱謂脈微而數中風使然脈經謂頭痛脈滑者中風
風脈虛弱也。病源中風篇謂診其脈虛弱者亦風也。緩大者亦風也。浮虛者亦
風也。滑數者亦風也。則皆以外風言之不可與內動之風混合為一而後人之
論中風脈象者則多以內風外風錯雜相合疑似疑非皆不足據不必復論總
之肝風內動之脈無不浮大促上其有力而弦勁者氣火之實閉證居多是宜
開泄其無力而虛大者元氣之衰脫證居多所當固攝若愈大愈促而愈勁則

氣血之上冲愈甚而氣將不反愈大愈虛而愈散則氣血之渙亂而亦將不反
必鎮攝潛陽之後上促漸平搏擊漸緩弦勁者日以柔和浮散者日以收斂庶
乎大氣自反可冀安瀾而指下模糊濁大不清者則氣血痰涎互為凝結之見
證也潛鎮化痰頻頻清泄而奔湧之勢漸以和緩即渾濁之形漸以分明此則
臨證治驗之歷歷可指者若夫濇小微弱等脈在肝陽暴動之初氣盛大升之
候固是理之所必無而亦為事之所或有則閉者氣塞已極腦神經之知覺運
動幾將全失其功用而周身脈道胥將凝結不通於是弦滑洪大之脈漸以澀
小漸以沈伏此則大氣不返之危機勢已鄰於一瞑不視而脫證之先見虛大
脈者其次亦必漸以虛微漸以散亂而至於指下全無則皆絕證之不可救而
亦不及救者此其大小滑澀之殊途即可據以為辨證之順逆夷險惟虛寒之

中風毒論 卷之二
症寒氣上冲亦能激動腦神經。陡令神志昏瞶。或且瘳厥癡癡。則面色唇舌淡白如紙。其脈無不做細欲絕者。此非溫補脾腎不能回陽。脈症與虛脫相似。而其實亦微有不同。是在臨症功深見微。知者庶乎有此得心應手之神化也。

第三節 治法總論

內風治法。上卷引證諸家學說。而申言其是否相宜。擷往哲之精英。而折衷於至情至理。已足為此證明源委。闡發精微。即治療大旨。頭亦不能更於已言之外。別有見解。惟思是病之源。雖同是木旺水衰。肝陽陡動。氣升痰壅。激犯神經。而真陰之虛。有微有甚。即木火之燄。有重有輕。論理止此一端。見證已多岐異。大率陰虛之未甚者。則木火之勢必盛。痰升氣升。一發難遏。多為閉證。如目定口呆。牙關緊急。痰聲曳鋸。氣粗息高。面赤唇紅。脈息洪大。皆是乍閉之確據。

而陰虛之已甚者則水火之燄必微痰氣內結猝然瘧厥多為脫症如目合口
開氣息微續昏倦無神面色脫白痰聲隱約脈息細微皆是欲脫之顯象其尤
甚者則脈伏不見自汗如油肢冷面青撒手遺溺更是至危極險之候多不及
救閉者宜開脫者宜固入手方鍼已截然處於極端之相反設或認證未清而
用藥龐雜生死關頭即已大錯鑄成不可復挽且閉者是氣燄之窒塞皆屬肝
陽肆虐無不以清泄為先而脫者是元氣之式微苟其已見亡陽尤必以回陽
為主此又一陰一陽之各據一偏者少有遲疑亦同鴆毒即曰降氣化痰潛鎮
攝納諸法閉證脫證皆不可少然而細微曲折分寸之間各有緩急各有主賓
必也鑪火純青而五雀六燕銖兩悉稱誠非易易正不僅疎表辛散走竅溫燥
補養滋膩許多古法之未可輕試也爰就識力所及參以頻年治驗而已得實

效者判別證情。分析層次。釋其功用。條其宜忌。並列於篇。雖曰一人之見。掛漏必多。抑且閉門造車。或難出而合轍。第就所見言之。似乎此中微義大略如斯。舉爾所知。是即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誠能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以治肝陽痰厥諸證。其用甚宏。其效甚捷。正不獨昏仆偏枯者之盧循續命湯也。世有高明。匡吾不逮。而有以糾正之。附益之。尤所願焉。

第四節 論閉證宜開

猝暴昏仆。皆是肝陽上升。氣血奔湧。沖激入腦。擾亂神經所致。然必挾其胸中痰濁。泛濫上陵。壅塞清竅。每多目瞪口呆。牙關緊閉。喉中曳鋸。鼻鼾氣粗。是為氣火升浮。痰塞隧道之閉證。多兼有實熱。確據如面色唇色多紅赤。或雖不甚紅。而亦必神采奕奕。勝於無病。必不脫白青黯服象。必洪數弦勁搏指不撓。或

此鍼刺家之
實驗

雖不甚勁而亦必粗濁滑大必不細軟無力神志雖模糊不醒而必不僵厥無
聲則脈必不伏肢必不冷二便多不通而必不遺洩自利此皆有升無降氣閉
於內之實證故必無一二脫證錯雜其間則治此證者自必以開其閉塞為急
務而潛陽降氣鎮逆化痰猶在其次如氣窒聲不能出者必先通其氣則通關
散之搐鼻以取噴嚏（方即細辛牙皂炒炭為末）水溝合谷等穴之鍼刺以
回知覺（水溝督脈穴在上唇正中亦名人中刺入三分合谷手陽明穴在手
大指次指兩歧骨間俗名虎口側手張兩指取之刺入寸餘必透過手心正中
之勞宮穴左右旋鍼猛力補瀉之回復知覺甚驗）皆是開關之捷訣今西國
亦有搐鼻開關之藥但嗅其氣不用其質氣味猛烈開竅迅速而無流弊其次
則牙關不開者用烏梅肉擦牙酸能抑木攝納肝陽化剛為柔而緊閉自啓俟

此症之誤於此藥者甚多然通國之醫家皆不知其害違論病家鄭重申明凡在醫林亟宜猛省

其暈厥既甦聲出牙開而急進潛陽鎮逆化痰之藥乃能有濟否則雖有神丹而重門不開亦何能透此一層關隘以建掃穴犁庭之績惟此等閉證止是痰氣之鬱窒與夏令之暑疫穢濁及南方之山嵐毒瘴不同凡芳香逐穢斬關奪門之要藥如諸葛行軍散痧氣蟾酥丸等皆是穢毒急痧必不可少之良劑而於此證之氣火升浮上沖入腦者則奔竄奮迅適以張其氣縱必至氣不復反直如砒鴆（喻嘉言醫門法律中風篇謂猝中灌藥宜用辛香是誤以痰氣之上塞認作穢惡之蒙蔽其禍甚大蓋同是閉證而其所以閉者不同不明此理用藥必誤近人治此氣血上升之閉證多用芳香走竅之品反以助其激動為害更烈必速其斃不獨脫證之恐其耗散正氣而不可用也此中條理尤為精微不可不察）且牛黃腦麝皆開心氣通經絡之品而此證必有濁痰蒙冒得

其走竄開泄之力即病之輕者不致氣破不反而亦恐引痰深入無可泄化徒以釀成癩癩昏迷之痼疾而不可復療此皆治熱痰蒙蔽者素所未知之玄奧然欲開泄痰濁亦非少參以芳香正氣恐不能振動清陽蕩滌濁垢則惟石菖蒲根之清芬可以化痰而不致竄散太甚用以引作嚮導庶幾恰合分寸此又同是芳香而性情微異即其效力不同此中幾微疑似之別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亦不易領悟必也臨牀辨證量度其虛實輕重而斟酌損益以消息之殊非紙上談兵之所能曲曲摹繪者矣

壽頤按內風暴動之病有閉有脫其昏迷痙厥顛仆痰湧形狀則同而究其證情閉者是痰氣之窒塞脫者是正氣之散亡原因不同見證亦自有區別而治法則判如霄壤考漢唐以及金元諸家尚未有顯為揭出以醒眉目者

至李士材而有開脫分治之論始能識破此中虛實所見已勝人一籌惟其所用開閉方藥則清心牛黃丸蘇合香丸至寶丹等皆是腦麝芳香走竅耗氣之品蓋亦止見其痰熱壅塞非此香竅峻利不足以直破重圍開此關隘然在今日既知是氣火上升激動腦經之病則其所以閉者正其氣血上菀為害而香竅之藥適以助其升浮正如教孫升木為虎傅翼瘥厥愈甚必速其危要知此證與暑天痧閉之濕熱痰濁蒙蔽中州者故然不同所以苦香丸散可以開濕痰辟穢惡利於彼而必害於此士材固不知此證之由於氣血上升猶認是熱痰之錮結膈中窒塞心竅乃有此誤而世俗亦未明此理仍用此等丸散尤堪浩歎尤在濕金價翼治中風八法亦以開關與固脫兩對舉其論開關一條謂卒然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壅氣塞無門下藥此

為閉證閉則宜開不開則死搖鼻指齒搦吐皆開法也方用白礬散稀涎散
勝金丸而不及牛黃至寶但開其痰使其可以飲藥而止最是有利無弊可
法可師桐鄉陸定圃冷廬醫話論中風亦辨閉脫二症謂閉症口噤目張二
手握拳痰氣壅塞語言謇澀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又謂閉證
亦有目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脈大以為辨別
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脈虛大以為辨別又謂閉證氣塞亦有六
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脈而遂誤認為脫此則論證辨脈尤為精細者也
壽頤又按陳修園之醫學三字經論中風亦謂閉與脫大不同豈非開門見
山金鍼度世教人辨證之第一要訣而其所以治此閉證者則曰開邪閉續
命雄是欲以古人續命諸方治此痰塞氣閉之病此證此方文不對題直是

說到腦中死血積水一層則古人溫藥升散之誤極易領悟可知古人製方皆為中風二字引入迷途真是黑暗地獄設此一問而世俗之拘泥

相去萬里。初不知其何以有此奇悟。迨以其開邪閉三字尋繹之。而始知其所謂閉者。非指痰氣之窒塞而言。仍是以外來之邪風立論。所以用藥尚與漢唐諸家一鼻孔出氣。壽頤竊謂金元以降。類中之說。久已發明。其非外因寒風固已彰明昭著。今更有西醫血冲腦經之說。剖驗得腦中實有死血積水。則病屬內因。更與外感風邪有何關係。續命湯散。麻桂防風等藥。復何能治此腦中死血積水之病。以理言之。古人許多成方。非獨不可以起病。而亦必助桀為虐。速其危亡。獨不解於古今醫書。又無一而非續命之是。尚則似此千篇一律。又必古方之確有效驗可言。而後可以傳之千年。博得萬人信用。然以所見之證言之。又萬萬無此對藥之病。此中疑竇。實是無從索解。或謂子是南人所見。皆南方之病。足跡且未遍歷西北。須知燕趙秦晉甘新伊

南北不同者亦當恍然大悟且說明此是全球同有之病則俗子所謂北人真中南人類中云云終是所見太小

此解虛心好學之誠固當如是但此病此藥恐無能

涼地氣剛燥風景肅殺因自有此外風外寒猝暴中人之病非續命等方桂附麻辛不可治者是說也。頭未嘗久居北方一見此證亦萬不敢妄斷其必無然創為將息失宜水不制火之說者固河間之北人而今之發明氣血冲及前後腦之張伯龍又蓬萊之北人也。且西人謂為血冲腦經者又是東西各國同有之病更非專為吾南人立法。既是冲腦則必非外風之病既非外風則必無風藥可治之理。何以古人今人皆齟齬然於續命一法而以為必不可廢其理。何由其效。又安在豈血冲腦經之昏仆自為一種病情。而外風襲人之昏仆又自有此病耶。恐必無摸稜之法。可為兩造溝通。而作騎牆之見解者也。爰書拙見以告同志。所望並世諸賢果有用續命古方以起病者。尚其不吝金玉詳以示我俾得借助他山以開茅塞。此則壽頤之所馨香禱。

證明其效果
者則又將奈
何

祝者矣

第五節 論脫症宜固

猝暴癡厥。多由肝陽上升。木火恣肆。是為熱痰壅塞。蒙蔽性靈。多屬閉症。而亦有真陰虛竭於下。致無根之火。倉猝飛騰。氣涌痰奔。上蒙清竅。忽然癡厥。而目合口開。手不握固。聲嘶氣促。舌短面青。甚則冷汗淋漓。手足逆冷。脈伏不見。二便自遺。氣息俱微。殆將不繼。是為真元式微。龍雷暴動之脫症。多兼有虛寒氣象。如面色唇色多淡白無華。甚且青黯。而必不紅潤。亦有四肢清冷。而面顴獨紅。是為虛火上浮之戴陽症。又非溫補下元不可。脈多微弱無神。或且不能應指。而必不滑數。弦勁搏指。有力聲音鼻息必輕微。斷續或兼有痰聲。而必不息。高而長。氣粗如鼾。此皆元陰告匱。真氣不續。已幾於一厥不回。大命遂傾。

亡陽者以其
真陰已竭而
孤陽飛越也
故回陽必用
人參以維真
陰而自明以
來遂謂參是
陽藥尤其可
鄙

之險與閉症之扶痰上壅火升氣塞者在在相同則治法尤必以攝納真陰固
護元氣為當務之急而總陰益液之劑即當與潛鎮虛陽之法雙方並進急起
直追方可希冀有一二之挽救少緩須臾即已無及則如人參阿膠雞子黃等
之滋養必與龍螭玳瑁龜板鼈甲等大隊潛鎮之品濃煎頻灌庶有效力而開
泄痰涎諸藥亦且不可雜雜其間以減其滋填之力若肢冷脈伏或自汗頭汗
如油如珠者則陰亡而陽亦隨亡非用人參附不可其痰塞喉間欲咯無力藥不
能下者以真猴棗木煎石菖蒲根湯先服暫平其逆涌之勢如局方黑錫丹之
鎮納浮陽溫養下元而能墜痰定逆又是必不可少之要藥若通關散稀涎散
等之燥烈尅痰辛猛開竅則惟熱痰之閉證宜之在脫症不可妄試苟能痰壅
一開神甦氣續則滋液育陰潛鎮攝納之藥亦必急急續進不可間斷必能元

補此一着萬不可少

申此一解更是瞭然

似此辨證真是如飲上池隔垣畢見矣

氣漸回形神漸振且在數日之內神志清明亦多倦怠嗜臥尤必以此等大劑繼續投之以固根基以扶正氣方不至藥力甫過中流無砥柱之權虛跛有復騰之慮則中氣更良瘕厥再作益難圖治此雖亦有痰湧喉關一症似與人參阿膠之滋膩不合然須知此乃真陰既竭於下是為腎虛上泛之痰與實火之熱痰不同苟非養液總陰必不能救垂絕之真元而戢龍雷之浮火此與肝火之上擾者見證若或相似而原因較乎不侔但以脈至之有力無力及氣色之有神無神聲息之粗悍微弱舌苔之黃膩白潤厚薄辨之其兼證固大有可據辨別亦是易易非欲以此法概治熱痰上湧之閉證也張伯龍論中用龜板阿膠生熟二地蓋亦為此種脫症立法而語焉不詳未為細辨恐有流弊願於上文固已極力言之究之自有如此應用膠地之病亦治醫者之所不可不知但

此證本不多有。苟非確已到此地位。亦不可輕率援用。近賢所論固脫之法。除參附一湯外。未見更有申明此中神髓者。爰以鄙見所及。補此一義。若昧味焉。而以施之於熱痰壅塞之候。則大謬矣。劉河間之地黃散子。亦治脫症之一法。說詳前卷及後卷中。

第六節 論肝陽宜於潛鎮

猝暴昏仆之症。首在審定其為閉為脫。而分別論治。則入手之初。固已握定南鍼燭照數計。而無誤入歧途之慮矣。然無論其或閉或脫。而所以致此猝然之變者。豈痰熱之自能雍塞。及元氣之頃刻渙亡耶。其閉者。則木火猖狂煽風上激。而擾亂清空之竅。其脫者。則龍雷奔迅僭越飛揚。而離其安宅之鄉。蓋木燄之鳴。張固肝胆之肆虐。而龍雷之暴動。亦肝腎之浮陽也。故閉與脫之分歧。雖

物理自然之性以入藥劑無不如鼓應桴古今本草皆無此體察物理之真切發明也

自有一實一虛其來源固截然不侔且形態亦顯分畛域而閉與脫之合轍則無論為肝為腎皆相火之不安於窟宅斯潛藏為急要之良圖潛陽之法莫如介類為第一良藥也有龜鼈而魚不飛騰否則大霧迷漫之時躍於淵者無不起於陸此固造化自然之妙用其吸引之力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當夫浮陽上越蒙蔽靈府之時正如雲霧漫空天地為之晦塞非得沈潛之力收攝陰靈將何以掃蕩浮埃廓清宇宙此真珠母石決明螻蛄牡蠣貝齒龜板鼈甲數者所以為潛陽之無上妙劑而石類中之磁石龍骨具有吸力者其用亦同雖藥品亦甚尋常而呈效最為敏捷斷推此病之無等等咒若金石類之黑鉛鐵落赭石辰砂等惟以鎮墜見長而不能吸引者次之然惟痰火上壅體質猶實者為宜而虛脫者又當知所顧忌其餘如石英浮石玄精石寒水石等力量較薄可

說明物理之學是真格物致知之學豈附會五行氣運者所能夢見

珍珠本是貴重之物而以藥理言之性情功效不過如斯若在

為數佐非專闢材矣。近人治痰熱多用猴棗。是西藏及印度產品。藏產者顆粒甚小。而色青黑。印產者大如雞卵。而色純青。考此物不見於古書。按其形狀。物質蓋亦牛黃之屬。是氣血有精精神所聚。所以安神降逆。清熱開痰。頗有捷驗。而藏產者質地尤其堅實。其力差勝。頤謂其色青而黑。正與肝腎二臟相合。故能攝納龍雷之火。而產於西陲。獨稟庚辛金氣。是以力能平木。以治肝胆橫逆。正合其用。故閉證之痰熱。雍塞得之。足以泄降而脫證之虛痰。上雍亦可藉以攝納。并不慮其鎮墜之猛。壽頤接近人之治痰塞。每以珍珠為無上要藥。其實亦止是介類潛陽之品。雖曰陰精所聚。未嘗無清熱攝納之功。然按之實在效力不過與牡蠣決明貝齒相似。而俗人寶之者。徒見其價貴兼金耳。食者固不辨真味也。壽頤竊謂數分珠粉之效用。遠不如龍牡盈兩之前劑。且研之不

珍會上得毋
大殺風景然
作者寓意仍
是愛惜物力
又非憤世嫉
俗焚琴煮鶴
者所可引為
同調

細留滯腸胃尚足貽害在富貴有力之家消耗金錢視之殊不足惜固亦無害
而在中人之產又何能用財如糞土醫者筆下可以造福而亦極易造孽尚望
行道者隨時留意萬勿蹈此惡習費而不惠惟閉證猶近於實則開關之初
即用此大隊潛降鎮定其逆上之勢而重墜劫痰亦所不忘以其泛溢之氣
尚是有餘而本根雖虛猶未先撥則青鉛鐵落之重亦堪酌用而脫證純屬於
虛則入手之始即須固液戀陰參合此潛陽之品而金石重墜不容妄試以其
垂絕之真元所存無幾而千鈞一髮暴絕堪虞則五味首烏等之可以收攝真
元者又必並行不悖矣此則同是潛藏龍相攝納腎肝之大法第證情有虛實
之不同即輔佐之品隨之而變然其為柔和肝木之恣肆斂藏上泛之浮陽固
無以異也若其肝火之熾盛者則氣火器張聲色俱厲脈必弦勁實大證必氣

獨類旁通益
人智慧不少

粗息高。或則揚手擲足。或則暴怒躁煩。耳脹頭鳴。頂顛俱痛。則非羚羊角之柔。肝抑木神化通靈者。不能駕馭其方張之勢。縱抑遏其奮迅之波瀾。而古方如龍膽瀉肝湯。當歸龍薈丸。抑青丸等。皆是伐木之利器。亦可因時制宜。隨證擇用。此與潛降之意。微有不同。惟在臨證時。相度機宜。知所審擇。固非片言之所能盡者。要知凡百病變。肝陽最多。而潛鎮柔肝之治。收效亦最奇捷。果能善馴其肝。使不橫逆。以治百病。腎有事半功倍之效。近賢王氏孟英治案。每以極平淡之藥味。治人不能治之危疑大病。其生平所最得力者。大約多在此。柔肝泄化四字之中。神而明之。會而通之。用處極多。固不僅治此眩暈昏瞶者之第一捷訣也。昔喻嘉言之論中風。嘗謂表裏之邪。大禁金石。蓋猶以肝木內動之風。誤認為外來之邪。襲於表裏。惟恐金石鎮墜引之深入。豈知風自內生。苟非鎮

風斗全
卷之二
一四

推崇之極真
不愧前無古
人

攝而安定之萬不能靖狂飈而熄浮熾試讀千金外臺中風各方金石之品久已習見即如金匱所附之風引湯一方既用龍牡而又復用石藥六種清熱鎮重蓋已有見於風自內動須用潛降之意獨惜古人不能明言其為肝風自動而設則讀者亦莫知其用藥之精義此中各理尚非喻嘉言之所能知更何論止自檜以下若時下醫家之治此病亦頗尚清熱之法然僅知清熱終覺藥力薄弱不能勝任遠不如潛降之速效此惟河溪老人嘗一露其端倪今得伯龍氏而始大暢其旨可謂二千年來醫學中乍闢鴻濛之一大覺悟也

第七節 論痰涎宜於開泄

猝中之證肝陽上擾氣升火升無不挾其胸中痰濁陡然泛溢壅塞氣道以致性靈蒙蔽昏瞶無知蓋氣火之上陵尚屬無形而痰涎之盤踞是其實證焉故

室塞喉關聲如曳鋸者有之盤旋滿口兩吻流連者有之不治其痰則無形之
氣火亦且末由息降此晚近人之論內風者固無不以開痰降濁為唯一之要
務也治痰之法首在量其虛實而為攻剋消導之等級其形壯氣實者湯之滌
之雖猛烈之劑亦無所畏如稀涎散滾痰丸控涎丹青州白丸子之類皆可掃
穴犁庭以為權宜之計其形餒氣衰者泄之化之惟和平之劑乃可無虞如二
陳杏貝枳實竹茹之屬亦能開泄降逆以助廓清之功惟膽南星天竺黃竹瀝
荆瀝桑瀝數者則性最和平而力量尤堪重任無論為虛為實皆宜用為正將
庶幾職有專司克奏蕩平之績惟痰本濁膩之質且性又黏韌非得芳香之物
不足以助正氣而化濁陰則石薤蒲根氣本芳烈味亦雄厚力能滌除垢膩而
不致竄散太過無耗傷正氣之虞必也任為嚮導直抵巢穴恰如地位不比腦

說盡牛黃利
弊又是古今
未言之秘

癩症根源盡
在此數言之
中

麝之芳香猛厲泄散無度反以助氣火之上越耗垂盡之元陰也若世俗每以
牛黃為清心化痰之要藥不知此物專走心家以清心熱則有餘以滌濁痰則
不足且凡熱痰之昏冒即其沖激腦經以致性靈蒙蔽非真能竄入血管閉遏
心房也古書痰入心包發為昏厥之言本是理想要知牛黃形質極似心藏外
光潔而中空鬆故為專走心家之藥若痰留絡絡而用此以引入心宮恐入之
易而出之難日久留戀乃真窒塞心竅而沉迷不省人事其輕者則不時頻發
而為癩癩試觀人之久患癩症者大率幼時多有痰熱風驚之病轉展而成未
始非頻服牛黃腦麝香開真竅有以釀成之也又有遠志一物俗書每以為能
開心竅不可多用實則味微苦氣微溫最是化痰良劑今東國醫家且以為消
痰主藥重任不疑壽頤每喜用之甚有捷驗則亦此症治痰之要藥而世俗必

動透藥性極
盡精微始覺
古今本草尚
多模糊浮泛
之語

氣本無形而
證以氣化為

不敢用正真牛黃之不當用而習用者相反此皆為近人俗說所誤而古之本
草絕無此等臆說蓋晚近醫家所見本草無非從汪氏備要吳氏從新涉獵一
二而於古人名著多未寓目遂至人云亦云極少真實之學識壽頤於此牛黃
腦麝遠志數者俱從閱歷得之而深知其利害所在敢筆之於此以告同好或
亦竊附於舉爾所知之義耳

第八節 論氣逆宜於順降

猝中之病火升痰升喘促不止皆氣逆之為患也西醫但謂之血冲腦而不及
於氣之一字者以血為有形剖驗可見氣乃無質剖驗不可見其亦知解剖家
所得腦中之積水何自而來則其有生之時氣血交并上冲入腦迫生氣既絕
而血為死血氣化為水尤其確據可知調經論之所謂氣血并走於上則為大

水四字則無形者亦已有形可見素問氣血上苑之說尤為精當而剖驗家止見死者腦中積水而不能說明其即從氣化而來試令讀此一節吾知其亦必恍然大悟

厥一條允為至理名言。初非如西學家之僅就耳目所能及者以立論也。所以治此症者不順其氣則血亦無下降之理。而痰即無平定之時。肝陽無潛藏之法。且也其氣能降。即調經論之所謂氣反則生氣不能降。即調經論之所謂不反則死。然則定其橫逆。調其升降。可不以順氣為當務之急乎。惟是順氣之藥亦正無多。而順氣之理亦非一法。如上條所述。潛陽鎮逆。攝納肝腎。以及化痰開泄。數者固無一非順氣之要訣。而古方如二陳。溫膽之屬。亦是消痰降逆。輔佐之品。又有所謂勻氣散者。烏藥順氣散者。用藥雖未盡純粹。而能知氣逆之不可不順。是亦此症當務之急。若世俗之止知有蘇子降氣湯者。則其方名為降氣。而藥用當歸。蘇子之平溫。沉香。厚朴之苦燥。以治寒飲之氣喘。奔促。則可以療肝陽之痰熱。上湧。則不可。而或者更誤讀東垣氣衰之論。欲引補中益氣

之成法以施之於氣升痰升之症則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第九節 論心液肝陰宜於培養

粹中之患其病標皆是肝陽之暴動其病本即為血液之不充蓋肝之秉性剛而易擾必賴陰血以涵濡之則剛不柔馴而無暴戾之變凡肝陽之恣肆者無非血耗液虛不能涵養而後踴躍奮迅一發難收所以治肝之法急則定其標固以鎮攝潛陽為先務而緩則培其本必以育陰養血為良圖惟真陰之盛衰係於腎而血液之枯菟係於心試觀肝陽易動之人必有驚悸怔忡健忘恍惚諸證謂非血少心虛之明驗則為肝病培本之計雖宜滋腎之水補母以及其子亦必生心之血助陰以涵其陽此養心一層亦治療肝陽者所必不可忽也雖養心正藥亦是無多不過棗仁淮麥茯神之類而已其餘則清熱化痰去其

侵擾之病魔。即以安其固有之正氣。以此寧神益智。奠定心君。亦已綽有餘裕。功效固自可觀。且當肝陽恣擾之時。多挾痰濁。以肆虐。必不能早投補腎厚膩之藥。反多流弊。而此養心寧神之法。清而不滯。淡而不濁。無助痰之患。有養正之功。可與潛鎮抑降法門。並舉揚鑿。分途奏績。又近賢治肝。有培養肝陰一法。如高鼓峯之滋水清肝飲。魏玉璜之一貫煎等。皆主養陰。而能疏達肝氣。苟其痰濁已化。亦可參用。以圖善後。此則治血虛肝動之根本良法。固不專為暴仆昏迷者着想。而治暴仆者。波浪初平。亦必有此一層步驟。彼夫立齋景岳諸賢也。止知厚膩養陰。滋填重濁。未免窒而不化。滯而不靈者。似尚未達此中之一問也。

第十節 論腎陰漸宜滋填

滋填腎陰非
厚膩不為功
然是善後之
良圖必不可
特為入手之
秘訣

肝陽之病。肝為標而腎為本。苟非腎水不充。則肝木亦必不橫逆。河間所謂腎水虛。良不能制火者。本是確論。此養水滋腎一法。原是治肝陽者所必不可少。惟腎陰之虛。積之有素。馴至木失水養。而為暴動。然後推本窮源。以歸罪於腎。虛是為研究病本之遠。因必非治療見症之急務。何況痰塞喉咽。氣填中州。而謂滋腎黏膩之藥。可以透此幾重關隘。直達下焦。以補腎為治肝之本。寧有是理。此則不獨立齋景岳之用四物六味於入手之初者。必有大害。即張伯龍之鎮肝養水。并作一談。頗終嫌其不分緩急次序也。惟在潛降攝納之後。氣火既平。痰濁不塞。乃可徐圖滋養。以固護根基。庶幾本水水源。滋填培植。而肝陽可無再動之慮。是亦此證中善後之要着。則六味四物等補陰諸方。古人言之已詳。苟粗知醫學者。固亦優為之矣。

第十一節 論通經宣絡

猝暴昏仆。多兼有手足不仁。半身不遂。及刺痛癱瘓諸症。其平居無病而忽然不用者。皆是氣血上菴。腦神經被其擾亂而失功用。誠如張伯龍所言。但能潛降肝陽。則氣火俱平。神經之功用頃刻自復。必不能誤與風藥燥藥行經走竅。反以擾亂大氣。不得安靜。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在庸耳俗目之見。豈不謂此是肢體大症。苟不通經宣絡。何可以起廢疾。不知病形雖在肢節。病源實在神經。不潛其陽。不降其氣。則上沖之勢。蹶不息。即神經之擾攘。必無已時。凡屬宣絡通經之物。動而不靜。行而不守。適以助其奔迅。萬萬不可誤用。此則通國之古今名賢。尚未有悟澈此中原理者。一經揭破。當共恍然。惟在數日之後。其勢少息。其氣少和。而肢體之癱廢如故。則當知經絡隧道之中。已為痰濁壅塞。氣

此病延之已久而癱廢不隨皆無痊癒之望通絡一層鄙盡人事而已

機已滯。血脈不靈。腦神經之運用至此。乃失其固有之性。而真為肢節絡脈之痼疾。從此治療。殊非易言。然使尚在旬月之間。則隧道窒塞。猶未太甚。或尚有疎通之望。譬如器械不用。關節不靈。而為日無多。猶未缺蝕。急為刮磨。亦堪利用。此則通經宣絡之法。亦不可少緩須臾。而古人治痺成方。始可採用。然此是。用以治肢體之痺者。必須與痺病之初。火升痰升者。劃清界限。乃不自亂其例。究竟活血通絡。以療癱瘓。亦僅可以施之於旬月之間。或有效力。若其不遂。已久。則機械固已銹蝕。雖有神丹。亦難強起矣。

壽頤案。右列內風暴動。猝仆痰塞。治法八條。界限截然。次序步驟。不可紊亂。果能施治如法。除非真氣暴絕。頃刻告危。用藥不及者。必不可救。苟其神志。昏亂。肢體不隨。氣血上菴。而未至於一蹶不振者。皆有可起之望。頻年經驗。

已愈多人。此雖生面別開一似脫盡。古人矩矱要皆洞見癥結有理可尋。伯龍氏倡之於前而顯為申之於後。似於此證之曲折細微約畧已盡。若夫肝陽浮越。氣逆橫肆之時。禁風藥升散以助其氣火之猖狂。禁表藥疎泄以速其亡陽之汗脫。禁芳香走竄以耗散正氣。禁溫補剛燥以消鑠真陰。禁滋膩養陰以窒塞痰濁。禁呆笨補中以壅遏氣化。則上文皆已詳言之。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神而明之。此證雖危。或可十全七八乎。

中風辨證卷之三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著

同邑張文彦洛鈞甫評點

古方平議

第一節 總論

中風方藥。古人書中。千金外臺為獨多。大率皆溫中解表之劑。固為外感之寒風立法者也。今者血沖腦經之理。既昭然若揭。則古方雖多。必不能復適於用。據新發明之學說。以正古人之誤。既不能為古人曲為諱飾。亦不必能為古方曲為說解者矣。惟是就新治驗而言用藥之理法。則閉者宜開。脫者宜固。氣火之升。宜於潛降。肝陽之擾。宜於清泄。痰涎之塞。宜於滌化。陰液之耗。宜於滋填。

凡此種種固無一非古人已有之成法。即謂漢唐諸方多屬溫中散表而細讀千金外臺兩書已覺清熱開痰涼潤潛鎮各法亦無一不具於各方之中。但所用諸藥多以清涼潛鎮之法並列於溫燥辛熱隊中。幾令人莫明其用意之所在。此則風氣為之相沿成例。一若欲治此病非雜以溫辛升散必不可以立方者。不得不謂古人之奇癖。然如千金之竹瀝飲。子生地黃煎等方。純是清涼世界。已是內熱生風之專劑。又如千金之紫石散（方即金匱附方之風引湯）五石湯等。重用石藥鎮攝氣火。又明明為浮陽上越者立法。又豈得謂古人竟不知有肝火肝風內因之病。特以古書中似此清涼鎮攝之方。本不若溫燥升散之眾。而千金外臺二書又以雜廁於溫散大隊之中。則讀者亦多忽略閱過。不復注意。且古人又不肯明言此為鎮定內風之法。而淺者讀之亦不能識其

說盡醫書辨
實診癥家讀
之能無自報

中論卷之三
五長美醫書
世會望志軒

精義或又雜以溫藥表藥同列於一方之中。尤令人意亂神迷。瞠目咋舌。莫名其妙。此則披沙鍊金。非大有學力。大有見識者。不易辨。苟不為之。揭出而申明之。恐學者亦未必能自得師。善於運用。則古人精蘊。仍在若明若昧之天國。學不昌。其弊亦正坐此。壽頤讀近賢著作。恒病其每有一書。無不自製方藥。以為標榜。其實清澈者少。龐雜者多。甚者多以古人成方。少少增損。而即別標一湯飲之名目。試為考其實際。仍是寄人籬下。必不足以自成一方。而徒令閱者目眩心迷。難於記憶。蓋亦醫界著述家之通病。所以醫書日多。而醫學未必大有進步。似此多而無用。徒覆轍。亦覺可哂。竊謂伊古成方。本已諸法咸備。更何必疊牀架屋。重累不已。爰為選擇舊方。分類編次。而申言其製方之旨。名曰平議。不欲別立新方。等於自炫。以見學理。雖能新有發明。而治法仍不外乎古。

人所固有。庶乎古之精義不致泯沒。無傳而後之學者亦不敢師心自用。蔑視
往哲。是則壽頤闡揚國粹。申舊學以勵新。知之微意也。惟於方中之議論藥物
其合意者。則加圈其旁。不合宜者。則加勒。意在辨別良窳。為初學醒目之計。庶
乎示之南鍼。易分涇渭。自知僭妄。所不敢辭。明哲見之。尚其諒此。

第二節 開關之方

閉證宜開。開其關竅。決其痰塞。使得納藥也。古書之治粹中者。恒用蘇合香
丸。牛黃清心丸。至寶丹等。以腦麁為開竅必需之物。不知此病是肝陽之上
擾。芳香疏散。反以開泄之。則氣火愈浮。為害更烈。於閉證之痰塞者。尚如矛
戟而脫證。則更以耗散其垂盡之真元。其禍可知矣。故粹中痰壅而誤投大
香大開之藥。未有不速其斃者。惟尤在涇金匱翼治粹中八法第一開關止

此層理法惟
王孟英醫案
中約畧言之

錄開痰數方而絕不雜入龍腦麝香一味最是識透此層玄奧壽頤於此不錄蘇合至寶諸方者承在煙之意也。喻氏醫門法律中風篇粹中灌藥宜用辛香大謬。

救急稀涎散 本事方 治中風忽然昏若醉形體昏悶四肢不收風涎潮於

上膈氣閉不通

豬牙皂角 肆兩肥實不蛀者去黑皮 晉礬 光明者壹兩

右細末研勻輕者半錢重者三字七溫水調灌下不大嘔吐但微微冷涎出一二升使得醒醒後緩而調治不可便大服亦恐過傷人孫兆方 壽頤按所謂半錢者古方書亦謂之半錢七蓋即以銅錢為抄藥之匙取藥不一錢之半使不落為度非唐宋以後十錢為一兩之錢也本條又有三字七則取

藥末當一錢之三字為度。古方書亦多有一字三字之數。其義皆同。又有所謂一錢七者。則即以一錢抄滿藥末也。

附 齊氏醫案神應散 四川叙州齊有堂秉憲著。嘉慶十一年自序刊

行。治時氣纏喉。水飲不下。牙關緊閉。不省人事等證。

明雄黃、飛細、枯礬、藜蘆生用、牙皂、艾黃。等分為末。每用豆大。吹

入鼻中。取嚏吐痰神效。壽頤按此即稀涎散加味。凡實火熱痰上壅。均

可灌之。取吐。

壽頤按稀涎散為開痰泄壅之聖藥。凡痰塞喉關。咯吐不出者。得之非吐即下。是治氣火挾痰上逆必需之品。惟氣味俱烈。實火為宜。若脫症。虛陽上浮。亦有痰涎盤踞。則不可妄試。凡開痰諸方。固皆為氣逆火升之閉者立法。苟遇虛脫。

之症俱不可用。

勝金圓 本事方 治同前。

薄荷 半兩 豬牙皂角 貳兩 槌碎 水一升 同薄荷搗取汁 慢火熬成膏。

瓜蒂末 藜蘆末 各壹兩 硃砂 半兩 研末。

右將硃砂末一分與二味末研勻 用搜膏子和圓如龍眼大 以餘硃砂為衣。

溫酒化服一圓甚者二圓 以吐為度 得吐即省 不省者不可治 許叔微曰 必

用方論中風無吐法 然如猝暴涎生 聲如引路 牙關緊急 氣閉不行 湯藥不

能入命在須臾 孰無吐法可乎 予用此二方 每每有驗。

通關散 治卒中口噤氣塞不省人事。

細辛 豬牙皂角 等分 炒炭為末 每少許吹入鼻中 取嚏。

一方加薄荷雄黃各等分為末一方南星半夏皂角等分為末用皆如上法

白礬散 聖濟 治急中風口閉涎上欲垂死者

白礬 貳兩 生薑 壹兩 連皮搗水二升煎取一升二合

右二味合研濾分三服旋旋灌之須臾吐出痰方可服諸湯散若氣衰力弱

不宜吐之

尤在澄曰此方以白礬涌泄為主佐入生薑辛以開之也

又方 白礬 如拇指大壹塊為末 巴豆 貳粒去皮膜

右二味於新瓦上煨令焦赤為度煉蜜丸芡實大每用一丸綿裹放病人口

中近喉處良久吐出痰立愈 一方加皂角一錢煨研取三分吹入鼻中

頭按皂角即牙皂宜炒不宜煨亦當綿裹用之如前法蓋不去油之巴豆必

欲讀古書必
須細心體驗

不可作內服之藥也

尤在澄曰。巴豆為斬關奪門之將。用佐白礬以吐痰。因其性猛烈。故蜜丸含化。是急藥緩用之法。壽頤按。巴豆最是猛烈。此方且不去油。如曰含化。則雖用蜜丸。必不能少減其毒。雖可開痰。必至上吐下泄。無論體質若何壯健。皆不能任觀。此方用綿裹納入口中。近喉引之吐痰。是僅取其氣。不食其質。必以綫縛住。此綿裹之藥。不令吞嚥。俟得吐而引藥去之。是古人用意之周密。尤氏竟認作蜜丸含化。未免似是而非。

第三節 固脫之方

脫證宜固。古方除獨參附外。絕少他法。壽頤擬懸陰益液。如參麥五味阿膠雞子黃等。亦是固脫必要之藥。而在濁陰上。泛虛陽飛越之時。古有三生

飲三建湯養正丹靈砂丹諸法皆所以鎮遏陰靈挽回陽氣未始非急救之良藥又如劉河間之地黃飲子喻嘉言之加減資壽解語湯亦治腎藏陰陽二氣下脫之法茲彙集於此以備脫者固之之用

獨參湯 治元氣暴脫忽然肢冷汗出氣怯神疲之證

人參一味濃煎頻灌不拘時服

壽頤按粹中之證忽然氣短神疲身冷體蹇目合口開二便不禁不問有痰無

痰有汗無汗皆是陽氣之暴脫非人參大力不能救危於俄頃若蹇冷之甚者

非參附不可王孟英醫案第一卷第一條周光遠登廁暴脫倉卒不及得藥以

三年女佩薑煎服而安亦是回陽之一法此證是陰陽兩氣自為脫離少遲片

刻即不及救其病情雖近於內風暴動實則并非風陽直是陰陽離絕故謂之

詮解暴脫之證情病理闡

發極細是古
人書中不可
多見之筆墨

脫較之動風者其危愈速。亟遽無措。不遵用藥者甚多。養生者皆不可不知。
參附湯。治猝暴昏仆。目合口開。體冷汗流等證。

人參 附子

尤在涇曰。此方為救急之法。藥止二味。取其力專而效速。用人參須倍於附子。或等分。不拘伍錢或壹兩。酌宜用之。薑水煎服。有痰加竹瀝。壽頤按。參附為回陽救急之要劑。陰脫於裏。陽亡於外者。獨參猶恐不及。故必合之。氣雄性烈之附子。方能有濟。如其陽未盡越。肢冷未甚。可用炮製之附。若其陽氣暴絕。冷汗淋漓。則非生用不可。

三生飲。局方。治卒中痰塞昏仆不醒。脈沈無熱。

生南星 生白附子 生川烏 等分。加木香。薑水煎服。

壽頤按痰塞而脈沈無熱是為寒痰上湧其胸中清陽之氣已為濁陰蔽塞不通非燥烈大溫之藥不能開泄此方三者俱用其生非僅為回陽計正欲其雄烈之性驅除濁陰耳苟能陰霾一開寒痰少減即當隨證用藥似此大燥大烈之劑非可多服頻服者也

星附散 本事 治中風能言口不喝料而手足痺曳

南星 半夏 二味薄切生薑汁浸透 川烏 白附子 黑附子 白茯苓

冬 人參 白僵蠶 沒藥 以上各等分

右為粗末每服貳錢水酒各一盞同煎至八分去滓熱服二三服汗出瘥

壽頤按方用南星半夏川烏黑白二附亦為真陽式微寒痰上壅而設非治外風也水酒同煎熱服得汗而瘥則寒痰開泄陰霾既化陽光復辟之徵也許叔

微本事方附會手足痺曳為中府之症不脫宋金元人中經絡中府中藏之陋
習喻嘉言收此方入醫門法律亦謬謂治虛風寒痰以為得汗則風從外出而
解不知寒痰上湧乃真陽之欲絕非外來之暴感方意止欲回陽本無散邪之
藥乃謂一派溫補熱服得汗即是發散豈非癡人說夢壽頤又按方下所謂
手足痺曳是不痛不僵而但無力不能自持不能自主此證若因虛得之是氣
血俱衰不能榮養筋骨治法當大劑滋補若猝然而起則氣血上菀腦神經不
用之病治法當鎮定氣火皆非本方之一派辛溫可以妄治者蓋本方之實在
主治止為真陽暴脫陰靈逆湧面青唇白冷涎自流或冷汗如油脈脫喘促者
急救之法而方下主治全不相合豈是製方之本意若謂此方可治中風則仍
是誤認此虛脫之病為外來之寒邪耳凡古人成方最多藥不對病之主治蓋

古方下之主
治確多此弊

讀古書者不可不自有見識分別。涇渭度幾不為古人所誤。然而已非易事矣。

食前服藥蓋謂飢時則藥力自專。非服藥而即以食進也。說見後文。

皆展轉傳鈔。多為淺人妄改。久失其本來面目。必非製方之人。果為此。又不對題之囁語。許叔微本事方。尚是佳作。而猶有此。無不對病之謬。何怪乎俗本醫書更多。牛鬼蛇神之幻。此善讀書者。不可不自出手眼。識透淵微。又烏得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耶。

三建二香湯。治男婦中風六脈俱虛。舌強不語。痰涎壅盛。精神如癡。手足偏

癱。此等不可攻風。只可補虛。

天雄 附子 烏頭 各貳錢。俱去皮臍。生用。沈香 木香 各壹錢。俱

水磨汁。

右作二服。每服水盞半。薑十片。煎七分。食前服。

喻嘉言曰。此方天雄附子烏頭。並用其生。不加炮製。惟恐縛孟賁之手。莫能展

嘉言此論精
當不刊

其全力必因其人陰邪暴盛埋沒微陽故用此純陽無陰一門三將領以二香直透重圍驅逐極盛之陰拯救將絕之陽乃方下妄云治中風六脈俱虛又云不可攻風只可補虛全是夢中說夢當知此症其脈必微而欲絕不可以虛之一字漫無着落者言脈其方更極悍毒厲不可以補虛二字和平無偏者言方此方書所為以盲引盲耶毒頗按此方全為寒痰凝結者立法即從三生飲加入二香欲其行滯名曰三建以三者力猛可以建立陽氣也製方之意不為無見而方下竟謂其補虛豈以古人參附求附者附等法列於補虛一類而遂誤認天雄烏附為補藥耶嘉言譏之誠非苛論以此知古人雖有佳方而為方下議論龐雜反以埋沒立方本旨者多矣

養正丹 本事 治虛風頭旋吐涎不已

中風辨證 卷之三
黑鉛 水銀 硫黃 硃砂 各壹兩

右用建盆一只、火上鎔鉛成汁、次下水銀、用柳杖子打勻、取下、放少時、下二味末、打勻、令冷、取下、研為粉、用米飲圓、或用棗肉圓、如梧子大、每服三十粒、鹽湯下、此藥升降陰陽、補接真氣、非止治頭旋吐涎而已。

壽頤按下元陽虛陰氣逆上、而為虛風眩暈冷涎盤旋者、非溫腎重墜之品、不能鎮虛定逆、攝納元氣、黑鉛硫黃一寒一溫一陰一陽、製煉成丹、水火既濟、能收攝浮泛之虛陽、而歸之於腎家、舊宅調其升降、定其陰陽、救顛扶危、其效甚捷。古方如金液丹、靈砂丹之類、成方不少、大旨相近。今錄養正黑錫二方、以見一斑。但汞能變化鍊、不得法、易還原、質服之亦多流弊、不如黑錫丹、不用水銀之馴、良令人於濁陰上逆之證、寧服黑錫、而不敢服汞者、良有以也。

鉛汞之弊不可不知

黑錫圓 本事方 自注此丹陽慈濟真方

壽頤按鎮江府志僧慈濟神濟居丹陽普寧寺有黑錫丹方以醫名於宣和政和建炎紹興間

黑鉛 硫黃 各三兩 二味鎔化結砂子 舶上茴香 附子 胡蘆巴

破故紙 川棟子肉 肉豆蔻 各壹兩 川巴戟 木香 沉香 各半

兩

右將砂子研細餘藥為末研勻入碾自朝至暮以黑光色為度酒糊圓如梧子大陰乾貯布袋內擦令光瑩如丈夫元氣虛冷真陽不固三焦不和上熱下冷夜夢鬼交覺來盜汗面無精光肌體燥澀耳內虛鳴腰脊痠痛心氣虛乏精神不寧飲食無味日漸憔悴勝脫久冷夜多小便婦人月事愆期血海

久冷惡露不止。赤白帶下。及陰毒傷寒。面青舌卷。陰縮難言。四肢厥冷。不省人事。急用棗湯吞下一二百圓。即便回陽。命無不活。但是一切冷疾。鹽酒或鹽湯空心吞下三四十圓。婦人艾醋湯下。此藥大能調治榮衛。升降陰陽。安和五藏。灑陳六府。補損益虛。回陽返陰。功驗神聖。

局方有肉桂。無巴戟。一方有陽起石。

壽頤按此丹治腎陰上泛氣虛喘促者。必備之藥。喻嘉言極推重之。凡老人虛人腎氣不固。真陽無權。濁陰上泛。咳逆頻仍。喘不得臥。氣不得息者。非此不治。用之得當。屢奏奇績。此納氣定逆鎮陰回陽之無上神丹也。

地黃飲子

河間宣明論

治瘡癢腎虛弱厥逆語聲不出足癢不用

熟乾地黃

巴戟肉

山茱萸肉

石斛

肉從蓉酒浸焙

附子炮

五

為地黃飲子
補出症情脈
象舌苔辨症
最是精密

味子 官桂 白茯苓 麥門冬 葛蒲 遠志肉 各等分 每服叁錢

生薑五片 大棗壹枚 薄荷七葉 水煎服

壽頤按河間是方用意極為周密是治腎藏氣衰陰陽兩脫於下而濁陰泛溢於上以致厥逆支癆瘡不成聲其證必四逆支清或冷汗自出其脈必沈微欲絕其舌必滑潤淡白正與肝陽上冒之面赤氣粗脈弦或大者絕端相反故以桂附溫腎回陽英乾從地填補腎陰麥味收攝耗散而又有濁陰上泛之痰壅則以葛遠茯苓之苦溫芳香開泄而鎮墜之度乎面面俱到果是腎虛下脫方為適用徐洄溪之治驗可徵惟引用薄荷七葉則仍是疏泄外風終屬蛇足若氣升火升之猝然瘡癆者此方萬萬不可誤投說已見前第一卷中

資壽解語湯 喻嘉言 自注治中風脾緩舌強不語半身不遂

防風 附子 炮 天麻 酸棗仁 各壹錢 羚羊角 錢 官桂 各八

分 羌活 甘草 各五分 水煎 加竹瀝貳匙 生薑汁兩滴

嘉言自註謂此方治風入脾藏舌強不語之證至於少陰脈繫舌本腎虛風入

舌不能言者則用此方去羌防加熟地何首烏枸杞子甘菊花胡麻仁天門冬

治之獲效云云壽頤按喻氏之論中風止以為外感之風深入五藏而絕不知

有內動之肝風所以法律中風一篇方論雖多全是隔膜毫不可信此方連竹

瀝凡九味雜亂無章本是摹倣古人諸續命湯而為之溫涼並列或散或收亦

升亦降本無義理可尋其方下所謂中風脾緩舌強不語半身不遂云云其意

蓋謂脾主四支風邪入脾因為舌強不遂之病亦是理想之能事究之無此病

情且脾緩二字尤其嚮壁杜撰試問如何緩法總之古人不知有氣血上蹇腦

喻氏此方主治所謂中風

脾緩確是杜撰然中風一門古今各書所述種種病情其能免於杜撰者究有幾何

神經之病。遂欲各抒所見。幻為空中樓閣。皆是多事。惟嘉言於此方之後。謂少陰腎脈不繫舌本者。以此方去羌防加熟地首烏等治之。獲效。則是腎氣虛脫之病。故用藥與河間地黃飲子相近。而功用畧同。然嘉言於此。尚謂是腎虛風入舌強不語。終誤認為外風之直入腎家。不知既是外風。何以方中反去羌防。既去羌防。則方中桂附熟地首烏枸杞諸物。何能祛外入之風。反覺藥不對病。豈非仍在五里霧中。癡人說夢。頤錄是方取其加味而去羌防。有合於腎虛下脫之治。非欲以療外風之入脾入腎也。然果是腎氣下脫。則方中羚羊竹瀝亦所不宜。不若用河間之方為佳。蓋嘉言製方之時。早已心煩慮亂。不知所措。固遠不如河間之地黃飲子。見病治病。一絲不紊也。

第四節 潛鎮之方

一

猝中之病。今既發明。素問氣血并走於上之真理。則治法自以潛陽降逆。收攝其上升之勢為第一要務。但讀古書續命諸方。一例溫散。豈不謂古人之病。必非今人之病。各趨一路。未可強同。然試讀千金外臺等書。則潛陽降逆之方。已所在而有。苟非氣火上升。則龍骨牡蠣石英石脂諸藥。何所用之。爰為選錄數方。而申明其真義。可見古人之病。固亦無以異於今人之病。而今人之法。仍是旁搜遠紹。祖述古人之法。耳。惟古人不肯明言。此為內熱生風。而設。則雖有良方。讀者幾不能悟其妙用。今為申明之。以冀與人共喻。古人有知當亦默許。所望善讀古書者。能自取材。而神其運用。則病家之福也。

風引湯 金匱附方 除熱癰痼

大黃 乾薑 龍骨 各肆兩 桂枝 三兩 甘草 牡蠣 各貳兩

滑石 石膏 寒水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各陸兩

右十二味杵為散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

千金作紫石散治大人風引小兒驚癇瘵日數十發醫所不療者桂枝作

桂心甘草牡蠣作各三兩餘同 壽頤按方以風引為名甚不可解蓋謂病

由內風引動耳宜從千金作紫石散

外臺秘要作崔氏瘡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瘵日數十發醫所不能療除熱

鎮心紫石湯 六石作各八兩餘同千金 外臺此方後云永嘉二年大人

小兒頻行風癇之病得發例不能言或發熱半身掣縮或五六日或七八日

死張思惟合此散所瘳皆愈

壽頤按金匱此方本是後人附入非仲景所固有千金所錄徐嗣伯風眩十方

此六朝時人
知有內風內
熱之明證讀
者其注意焉

此其第二。外臺又作崔氏。可見古人甚重此方。用之者衆。方以石藥六者為主。而合之龍牡。明明專治內熱。生風。氣火上升之病。清熱鎮重。收攝浮陽。其意極顯。若引素問血之與氣并走於上。而為大厥一條。以此等藥物降其氣血。豈不鍼鋒相對。千金引徐嗣伯說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胸上蓄實。故有高風面熱之所為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火相亂則悶瞢。故謂之風眩。大人曰癩。小兒則為癩。其實則一。此方療治萬無不愈。云云。固已專為內熱動風。痰上湧立法。則六朝時人已知此病之本於內。因初不待河間丹溪而始有痰火之論也。惟遍讀千金外臺。能發明內熱生風者。僅僅有徐嗣伯許仁則二家。此外絕少。同調而後人讀之。亦復不甚注意。幾令古人良法。泯沒無傳。醫學蕭蕪於此。可見且是方久已附入金匱。習醫者當亦無人不知。然製方之意。亦皆不能領悟。

對此龍牡六石誰不矐目而不知所措則以今本金匱此方之下止有除熱癰
 癰四字語焉不詳何能識得此中微蘊其亦知千金方中說之固極詳晰耶此
 古書之所以不可不考也惟此方既已專用潛鎮清熱為治則風是內動之肝
 風且是蘊隆之風火確然無疑而方中尤雜以薑桂二味究屬不類臨證之時
 必宜去此二味而加以開痰泄化之品則完善矣

張文仲療諸風寒水石煮散方 外臺

寒水石 石膏 滑石 白石脂 龍骨 各捌兩 桂心 甘草炙

牡蠣熬 各叁兩 赤石脂 乾薑 大黃 各肆兩 犀角屑壹兩

右十二味搗篩以水一升煮五六沸內方寸一七藥煮七八沸澄清頓服

壽頤按此方即上方去石英而加犀角更可見此類潛鎮清熱之法固已大行

於當時再加犀角者。謂非治內熱之病。而何則。方中仍用桂心乾薑者。終覺不
其純粹。以治內熱生風。必不可用。且犀角專清心家之熱。以治肝火內風。宜易
羚羊。方下內方寸一七藥之內字。讀如納。

廣濟療風癩。卒倒嘔沫。無省覺方。外臺。

麻黃 去節 大黃 牡蠣 黃芩 各肆兩 寒水石 白石脂 石膏

赤石脂 紫石英 滑石 各捌兩 人參 桂心 各貳兩 蛇蛻皮

炙 壹兩 龍齒 研 陸兩 甘草 炙 叁兩

右十五味。搗篩為散。八兩一薄。一頓按一薄。蓋即一服。以絹袋盛散藥。用

水一升五合。煮取一薄。取七合。絞去滓。頓服之。

壽頤按此方。仍是前方之加味。去乾薑而更加黃芩。則治內熱生風。尤為明瞭。

而方中仍有麻黃桂心者終不脫古人續命治風之習慣耳然以治內熱生風麻桂必不可不除也

廣濟療風邪狂亂失心安神定志方 外臺

金銀薄 各壹百和合 石膏 龍齒 鐵精 地骨白皮 茯神 黃芩

生乾地黄 升麻 茯苓 玄參 人參 各八分 虎睛 壹具微炙

牛黃 生薑屑 各四分 麥門冬 拾分去心 枳實 炙 甘草

炙 葳蕤 芍藥 各六分 遠志 去心 柏子仁 白蘚皮 各伍分

右二十四味搗篩以蜜和為丸食後少時煮生枸杞根汁服如梧桐子二十

丸日二服漸加至三十九（專頤按古人以二十四銖為兩以六銖為一分

此非唐宋以後十分為一錢之分或曰六銖為一分之分字當讀如份）

壽頭按風邪而狂亂失心即氣血上沖腦神經失其知覺之病雖曰風邪亦內動之風陽也廣濟此方用金銀薄鐵精石膏龍齒諸藥正是潛陽鎮逆之妙用使氣血安定而不上沖則腦神經之功用自復其餘清熱養液化痰育陰無不近情而方中不犯一味溫燥疎散尤其切合病情惟升麻挾升騰之性微有可議擬易以天麻厚重而可以息風更為切近其生薑亦可去之

崔氏療風邪虛悸恍惚悲傷或夢寐不安鎮心湯方 外臺

茯神 半夏 洗 生薑 各肆兩 羚羊角 屑 當歸 人參 防風

芎藭 杏仁 去皮尖 桔梗 各貳兩 龍齒 石膏 各叁兩 防己

桂心 各壹兩半 竹瀝 一升

右十五味以水一斗煮減半內竹瀝煎取二升捌合去滓分溫三服

壽頤按此亦神經之病方亦潛鎮之法而清熱化痰其旨極顯生薑與半夏同用即以解半夏之毒蓋古人尚未有製半夏之法也惟桂心終是不類必宜去之防風芎藭亦有可議

千金療風癩方 方見外臺注曰出第十四卷而今本千金方第十四卷中未

見此方

茯苓 白龍骨 龍齒 龍角 龍膽 蔓菁子 鐵精 乾薑 各拾分

人參 遠志 去心 黃連 大黃 各捌分 芎藭 白芷 黃芩

當歸 各陸分 桂心 去皮伍分

右十七味末之蜜和丸湯服十五丸如梧子大日二稍稍加以知為度

壽頤按龍角今所不用而外臺第十五卷兩見之蓋亦龍骨龍齒之類也

所療熱風驚
擊心忪恐悸
無非腦經失
其知覺而曰
風邪古人之
惑不可及

壽頤按此方以龍齒龍骨龍角鐵精為主其鎮逆之力甚厚且合以三黃其治
內風內熱尤為明療乃方中仍有桂心乾薑者真是古人之習慣矣

崔氏療熱風驚擊心忪恐悸風邪狂叫妄走極效方 外臺

茯神 叁兩 杏仁 叁兩 去皮尖兩仁 升麻 白藜皮 沙參 各貳

兩 龍齒 陸兩 寒水石 壹斤碎 石膏 貳拾兩碎 生麥門冬

去心肆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煎取三升去滓分溫為三服相去如人行十里許若

甚者減水二升內竹瀝三升先用水煮九沸然後內竹瀝煮取三升服如上

法

壽頤按此方重用龍齒寒水石石膏清熱鎮墜之力尤專以治氣血并走於上

更佳且方中不雜溫藥一味又古方之不可多得者但升麻可商頭意必以天
麻易之

張文仲療諸風煎散方 外臺

茯神 陸兩 防風 牛膝 枳實炙 防己 秦艸 玄參 芍藥

黃耆 白藜皮 澤瀉 獨活 人參 各肆兩 桂心 叁兩 五味子

壹升 碎 薏苡仁 壹升 碎 麥門冬 壹兩 去心 羚羊角 貳枚 屑

石膏 壹斤 碎 甘草 叁兩 炙 磁石 貳拾肆兩

右二十一味切分作二十四貼每日取一貼著杏仁拾肆枚去皮尖兩仁者

碎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空腹頓服

壽頤按此方以磁石石膏為君確是重以鎮怯攝納浮陽之意則所謂治諸風

者明明內動之風而非外感之風矣。羚羊、玄參、芍藥、五味、麥冬、涼潤斂陰，又無一非為肝陽上浮者。立法豈非與續命等方之專主溫平疏表者各異其趣。但本方猶有桂心、防風、獨活數者，則仍與外風之方渾鑄於一爐之中，不可不謂古方之未盡精密者也。

五石湯 千金 治屋後卒中風口噤倒悶吐沫癱瘓眩冒不知人

紫石英 叁兩 鍾乳 赤石脂 石膏 白石英 牡蠣 人參 黃芩

白朮 甘草 栝婁根 芎藭 桂心 防己 當歸 乾薑 各貳兩

獨活 叁兩 葛根 肆兩

右十八味末五石，吹咀諸藥，以水一斗四升，煮取三升半，分五服，日三夜二。一方有滑石、寒水石，各貳兩，襄貳拾枚。

分水之犀讀
者其綿聽之

壽頤按此方以五石為君。明是潛陽鎮逆之意。而黃芩、蔓根、葛根、人參、甘草。又皆清熱養陰之品。則所謂治產後中風。口禁、倒悶等證者。豈非血去陰傷、肝陽暴動、內熱生風之病。是與古方之豆淋酒、獨活紫湯等法。專治外感風邪而瘧厥、癱瘓者不同。惟方中仍有桂心、乾薑。則不脫當時慣用溫藥之套法。此自古方之成例使然。善學古人者。必不可不知所變化也。

鐵精湯

千金

治三陰三陽厥逆、寒食胸脇、支滿、病不能言、氣滿胸中、急肩

息、四肢時寒、熱不隨、喘悸煩亂、吸吸少氣、言輒飛颺、虛損方（壽頤按支滿之支讀為措、是措撐之意）

黃鐵 叁拾斤、以流水八斗、揚之三千遍、以炭燒鐵令赤、投流水復燒七遍、

如此澄清、取汁二斗、煮藥 人參 叁兩 半夏 麥門冬 各壹斤、

白薇 黃芩 甘草 芍藥 各肆兩 石膏 五兩 生薑 貳兩

大棗 肆拾枚

右十味。以咀。內前汁中。煮取六升。服一升。日三服。兩日令盡。

毒頭按此方以鐵精為主。重以鎮逆。可見其所謂治厥逆者。即是素問所謂血氣并走於上之大厥也。胸脇痞滿。氣滿胸中。急。肩息。一肩息者。喘息擾肩。氣之上奔也。喘悸煩亂。吸吸少氣。皆氣逆壅塞。有升無降之候。病不能言。言輒飛揚。則大氣渙亡。神情瞢亂。無一非內風暴動。火升痰升之證。故以鐵落鎮墜。薑夏開痰。薇芍膏芩清熱。攝納立方。法度極合。時宜假令方中止。此藥味則以治肝陽厥逆。豈不吻合。惟參麥甘棗厚膩滋填。未盡純粹。而方下乃謂治三陰三陽厥逆。則開口已含糊。不切令人莫名其妙。而寒食二字。尤其不對。題藥不

對證此是古書之必不可泥而亦不當盡信者。惟在專讀者能自化裁信其所
可信而疑其所可疑。然後可集古人之長而亦不為古人所誤。乃為有根底有
識力。而其學始有實用。昔賢嘗謂用古方以治今病。譬如折舊料以建新屋。終
有大小長短之不齊。不經匠氏斧斤。何能處處合拍。學者豈可不知此理。然而
難言之矣。

真珠母圓

本事

治肝經因虛內受風邪。臥則魂散而不守。狀若驚悸。

真珠母

叁兩。研細同破。

熟乾地黄

當歸

各壹兩半

人參

柏子

仁 酸棗仁

各壹兩

雲茯神

暹羅犀角

龍齒

海南沉香

忌火

各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子大。辰砂為衣。每服四五十圓。金銀薄荷湯送下。

日午夜卧服。壽頤按方下云金銀薄荷湯下。蓋以金銀之重鎮定肝陽。取金能平木之意。然引用薄荷。是仍以為外風矣。詳此方主義。本以鎮定其內動之風。陽與薄荷之疎。故外風者殊屬矛盾。或曰當作金銀薄。蓋傳寫者衍一荷字。金銀薄者。即今之金箔銀箔。古書本有作薄字者。其說甚為合理。然頤謂叔微既以為內受風邪。則其意尚認是外風。恐叔微未必不用薄荷。然以此方專治內風。則薄荷不必加也。

內虛之病不當謂之受邪許氏之言本有未安

許叔微曰。紹興癸丑。予侍次四明。有董生者。患神氣不寧。每卧則魂飛揚。覺身在牀。而神魂離體。驚悸多覺。通夕無寐。予為診視。曰。肝經受邪。非心病也。肝經因虛邪氣襲之。肝藏魂者也。遊魂為變。是以卧則魂飛揚。若離其體。肝主怒。故少怒。則劇。予處此方以贈。服一月而病除。此方以真珠母為君。龍齒佐之。真珠

母入肝經為第一龍齒與肝同類故能安魂（節錄）

壽頤按此方治肝風是專治肝陽自動之風珠母龍齒沉重潛陽其色青故專於平肝降逆許氏以此方列為中風門之第一方蓋亦知是病之為內因非潛鎮清熱不可棗柏茯神清養攝納輔佐亦最得力參歸熟地則為滋養陰虛者設法苟無熱痰上壅是為培本上策惟犀角專清心火凡治肝熱動風宜易於角此方大旨本以鎮攝內動之風陽然古人雖用清熱之法而立論總以為外邪入臧殊失真相方下所謂肝經因虛內受風邪雖曰內受而既以為受邪則其邪仍是外來之風邪是有語病擬為僭易之曰治肝陰內虛風陽自動則內風為病庶幾明瞭而方中所用各藥乃皆親切有味矣近世平肝息風之法知有珍珠母者實自叔微此方開其端是不可以不錄

薯蕷圓 本事方

薯蕷 人參 沙參 遠志 防風 真珠母 紫石英 研水飛 茯神

虎骨 各壹兩 虎睛 壹對 二味須真者 龍齒 華陰細辛 石菖蒲

五味子 丹參 各壹兩

右細末煉蜜為圓 梧子大 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 金銀薄荷湯下 食後臨卧

服

許叔微曰元符中一宗人得疾踰年不差 謁醫於王思和 繹思和具脈狀云 病因驚恐 肝藏為邪 其病時頭眩 癱瘓搖掣 心胞伏涎 久之則害脾氣 要當平肝氣 使歸經 則脾不受克 以熱藥治之 則風愈甚 以冷藥治之 則氣已虛 今用中和溫藥 抑肝補脾 漸可安愈 服此方及續斷圓 獨活散 一月而愈 (節錄)

食後服藥蓋謂俟其食漸消化而後服藥庶乎藥力專一非謂作食之後即以藥進也方書有所謂食遠服者即是此意若作藥即食作食即藥皆非良法說見後文

續斷圓獨活散二方俱見本事第一卷今不錄。壽頤按此亦治內動之風。珠母龍齒石英皆潛陽息風之主人參山藥所以扶脾防肝木之來侮。葛遠茯神開痰滌涎皆是古法虎骨虎睛則古人之意謂虎嘯而風生用其睛骨蓋亦鎮定風陽之理。然溫而能動恐未必有驗。今亦未聞有用之者。若細辛防風則仍是古人之學理也。

安神鎮心治驚悸消風痰止眩暈辰砂遠志圓 本事方

石葛蒲 遠志 人參 茯神 川芎 山芋 鐵粉 麥門冬 天麻

半夏麴 天南星 剉如穀子大 麩炒黃 白附子 生各壹兩 細辛

辰砂 各半兩

右為細末生薑五兩搗取汁和水煮糊圓如綠豆大別以硃砂為衣陰乾每

服二十粒夜卧生薑湯送下小兒減半服

許叔微曰鐵粉非但化涎鎮心至如摧抑肝邪其效特異若多恚怒肝邪太盛鐵粉能制服之素問云陽厥狂怒治以鐵落飲金制木也壽頤按此方鎮逆化痰無甚妙蘊惟用鐵粉其物甚新但不知如何粉法似不如千金鐵精湯之純粹無弊姑錄之以備一說

第五節 化痰之方

內風上擾多挾胸中固有之濁痰隨氣而湧所以古今之治此證者無不參用化痰之藥惟古方之治痰者甚多大都複疊加減無甚深意茲選錄數法以備擇用皆各有一義者也

枕中方 千金 常服令人大聰 千金翼名為孔子枕中散鼈甲作龜甲

千金此方本
非治內熱痰
壅之中風然
一經說明則
借治此病正
是絲絲入籠
可悟活用古
方之法豈可
與刻舟求劍
者同日而語

闡明遠志之
功用不獨時
醫所未知而
亦古今本草
未言之奧義
也

驚甲 龍骨 菖蒲 遠志 四味等分酒服方寸匕日三

壽頤按此方以龍骨驚甲潛陽息風菖蒲遠志開痰泄降古人雖以為養陰清
心聰耳明目之方實則潛藏其泛溢之虛陽泄化其逆上之痰濁則心神自安
而智慧自益頤竊謂借治肝風內動挾痰上升之證必以此方首屈一指考本
草經菖蒲平溫主治濕痺遠志苦溫主治欬逆一以辛散而開其濕痰之痺著
一以苦降而定其逆上之痰涎則氣自順而壅自開氣血不復上蹇庶乎風波
大定神志清明此菖蒲遠志之大功用也千金又有治多忘令人不忘方用菖
蒲遠志茯苓茯神人參五味而遠志獨用七分茯苓神各五分菖蒲二分蓋人
之多忘恍惚無非停痰積濕蒙蔽性靈千金方以遠志為君其意可見今東瀛
人以此物為化痰健將本是吾邦古學而近人止以為能開心竅不知其開竅

中風辨論 卷之三
之力即在化痰。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不敢重任之意。藥理真詮久在迷惘之中。可為長嘆。又千金及翼方皆有定志小丸。其藥即菖蒲遠志四味。而翼方又有鎮心省睡益智一方。則遠志益智子菖蒲三味也。後人又有轉舌膏一方。謂治中風癱瘓舌謬不語。方即涼膈散加菖蒲遠志。仍是清熱開痰之法。又有二丹丸。謂治風邪健忘。養神定志和血內安心神。外華腠理得睡。方即千金之定志小丸。如丹參熟地二冬硃砂甘草。雖以養陰清熱為主。而以菖蒲化痰。不失千金舊法。然方下竟謂其治風邪健忘。則又以為外邪。恐非製方之本旨。喻嘉言乃謂中風證。心神一虛。百骸無主。風邪擾亂。莫由驅之使出。嘉言之意。豈欲以清熱化痰之藥。驅出外感之風邪耶。是亦誤認內風為外邪耳。蓋外風內風之辨。嘉言固終身在夢夢中也。

星香湯 治中風痰涎潮塞不省人事服熱不得者

南星 叁錢 木香 半錢 生薑 十片 水煎服無時

壽頤按此方以南星生薑化痰木香行氣是專治其痰氣之壅逆也方下謂服熱不得固明言其為內熱所生之風矣

省風湯 局方 治卒中口噤不能言口眼喎斜筋脈抽掣風痰壅盛

陳膽星 壹錢五分 防風 壹錢 生半夏 黃芩 生甘草 各七分

半

壽頤按此方膽星為君而合半夏黃芩以治痰為主清熱為輔則所謂風痰壅盛亦是內動之風痰熱上湧清熱化痰其法甚善然方中仍用防風則又誤認為外風矣

大省風湯 局方 治平中痰逆嘔泄脈沈厥冷

陳○膽○星 貳錢 防風 獨活 生附子 各壹錢 全蠍 生甘草

各五分

張石頑曰此即省風湯去半夏黃芩加獨活附子全蠍二方雖分寒熱主治然必用生薑十片以開發風痰不可減也 壽頤按此方用生附子是為濁陰上涌真陽欲脫者立法方下所謂痰逆嘔泄脈沉厥冷其證可見然此是陽氣之暴亡於法宜用參附甚者則三生飲加人參此方力量尚嫌不及且此證之風明是虛風內動防風獨活辛溫泄散適以速其暴脫而古人用之皆誤認外風之故也蠍是毒蟲走竄甚迅古人用以作搜風之藥亦惟感受山嵐瘴毒如大麻風之類尚有意義可尋然毒入胃腸終非良法此等方劑甚不足恃惟古人

既有此法。學者亦當明知其功用。何若姑錄之。而明辨之。俾知瑕瑜互見。欲用成法者。必不可不知裁酌之道。石頑所謂必用生薑十片。以開發風痰。則仍是治療外風之意耳。

正舌散 治驚痰堵塞。竅隘肝熱。生風舌強。不正。蠍尾 去毒液。醋泡炒。叁錢。茯苓 壹兩。薑汁拌曬。為散。每服二錢。溫

酒調服。并擦牙齦。日三度。面赤倍。蝎尾加薄荷半兩。每服肆錢。水煎熱服。

取汗效

壽頤按痰壅舌蹇。皆肝陽上激。腦神經之病。鎮肝潛陽。其效立見。蝎尾走竅。迅速。古人所謂主搜索經絡之邪風。頤謂恐與氣火升浮。激動腦經之旨。不合。乃此方明謂其肝熱生風。而痰塞竅隘。舌強不正確。是古人已有成效之方劑。其

推啟古人製方之意能如此曲曲傳神而真有至情至理不致穿鑿附會走入魔道者即在古人書中亦自不可多得

理何在蓋此方止用其尾專於下達則開痰降逆正賴其迅利之力觀其方後云面赤者倍加蝎尾豈非陽氣上浮之證而以其尾之下行者利導之亦與鎮逆潛陽之意暗合且已去其毒而用醋製又隱隱有收攝浮陽之法所以自有效力并用以擦牙者則走竄能開而又酸以抑木且可為痰壅喉關之奪門上將此則古人製方之妙用而未經道破者也惟溫酒調服及加薄荷水煎熱服取汗則又未免誤認外風矣

二陳湯局方 治脾胃痰濕

半夏 薑製貳錢半 茯苓 貳錢 陳皮 去白壹錢 甘草 炙壹錢

生薑 叁片

右五味水煎空心溫服 原方有烏梅肉今多不用去之

壽頤按此治痰通用之方。雖曰半夏燥津，專治濕痰。然痰之生也，皆本於脾胃。濕滯凡所謂燥痰者，皆病久之化，非痰生於燥也。故此為痰飲家通用之主方。凡治一切痰病，無不本此。

溫膽湯 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多汗不寐，短氣乏力，皆由寒涎沃膽所致。

即二陳湯加枳實竹茹。

導痰湯 治濕痰內外壅盛。

即二陳湯加南星枳實。

滌痰湯 治類中風痰迷心竅，舌強不能言。

即導痰湯加葛蒲人參竹茹。

壽頤按膽怯易驚是痰涎內盛，古人謂之寒涎沃膽者，以痰涎為濁陰所凝結。

因謂之寒非真寒也是以方名溫膽而並無一味溫藥導痰滌痰大旨相近皆最通用之成方也

青州白丸子 治風痰壅盛嘔吐涎沫手足癱瘓及小兒驚風

白附子 貳兩生用 半夏 七兩水浸去衣生用 南星 貳兩生用

川烏 去皮臍伍錢生用

右為末絹袋盛於井花水內澄出粉未出者揉令出渣再磨再澄用磁盆日中曝夜露每日一換新水攪而澄之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去水曝乾如玉片以糯米粉作稀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九生薑湯下無時如癱瘓酒下小兒驚風薄荷湯下三五丸

俞嘉言曰此方治風痰之上藥然雖經製鍊溫性猶存熱痰迷竅非所宜施

壽頤按此方本用青州范公泉之水澄粉。故方以地名。如阿膠之類。取水性之
沉重者。以開痰降濁。烏附星夏。皆用其生。而澄浸去毒。又是製煉之一法。然本
性猶存。誠如嘉言之論。要知製方之意。必為陰霾粹乘。真陽欲亡者。立法猶之
三生飲。而其毒稍減。其性較和。雖曰專治風痰。須知風非外風。而痰是寒痰。本
非通治熱痰之劑。用生薑湯下者。仍是為星夏烏附解毒之計。初非欲以疏泄
外感風寒。若曰癰瘻酒下。則苟是肝陽溫以濟溫。殊非良法。而小兒驚風尤多
肝火上壅。更非所宜。乃用薄荷湯下。是又以為外感之風。而欲其疎泄。甚非立
方之旨。惟中氣虛寒之慢脾風。其痰上塞。或可用此。然證已頻危。恐亦無濟。而
更取薄荷泄散。以為導引。尤為悖亂。此欲用古方者。所宜細心探討。而必不可
人云亦云者也。

指迷茯苓丸 治中脘留伏痰飲臂痛難舉手足不能轉移背上凜凜惡寒

半夏麴 貳兩 茯苓 壹兩 枳壳 風化硝 各半兩 薑汁打神麴

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淡薑湯下

壽頤按此方為中都留飲而經隧不利者立法蕩滌其垢膩則機械自靈本非

治肢節痺着之病又為治痰飲者別出一副機軸

控涎丹 治脇下痰積作痛

甘遂 大戟 白芥子 等分為末麴糊丸薑湯下十五丸至二十丸

壽頤按此攻逐痰涎之峻劑古書主治謂忽患胸背腰膝手脚痛不可忍牽連筋骨坐臥不寧走移無定是痰涎伏在胸膈上下變為此病或頭重不可舉或神志昏倦多睡或飲食無味痰唾稠黏口角流涎臥則喉中有聲手脚腫痺疑

忽然而起四
字最宜着眼
也。是腦神經病

是癱瘓。但服此藥數服。其病如失云云。是即痰塞中州。氣逆上壅。神經不用之
證。故有以上諸恙。忽然而起。古人立法。不治其肢節之痺痛。而專逐其痰涎。剝
破巢穴。去其憑依。則機關自利。正是其手眼之獨高處。與指迷茯苓丸用意同。
而用藥更猛。當隨其緩急輕重而擇用之。張石頑謂形盛色蒼。氣壯脈實之人。
有以上諸證者。宜之後以六君調補。若氣虛較白。大便不實。小便清利者。誤服
之。則不旋踵而告變矣。

礞石滾痰丸

王隱君養生主論

治頑痰積滯

青礞石

壹兩

沉香

伍錢

大黃

酒蒸熟切晒

黃芩

各捌兩

右礞石打碎。用礮硝壹兩。同入瓦罐。泥固火煨。石色如金為度。研末。和諸藥。
水丸。梧子大。白湯食後服。人壯氣實者。可至百丸。當下痰積惡物。

壽頤按頑痰癩積非攻不可。王隱君專以此方見。長讀其治案。未免恃之太偏。言之過甚。然果有實滯。亦不能不用此法。惟痰之與飲。病情不同。飲是清稀之涎。屬於寒化。攻飲者宜茯苓丸。控涎丹之類。痰是凝厚之質。屬於火化。攻痰者宜此方。亦不可混同論治者也。

貝母瓜蒌散 治肥人中風。口眼喎斜。手足麻木。左右俱作痰治。

貝母、瓜蒌、南星、泡、荆芥、防風、羌活、黃柏、黃芩、黃連、

白朮、陳皮、半夏、湯泡七次、薄荷、甘草、炙、威靈仙、天花粉、

各等分、加生薑煎。

喻嘉言曰：中風證多挾熱痰而肥人復素有痰。不論左右俱作痰治是矣。但肥人多虛風。瘦人多實火。虛風宜用甘寒一派。如竹瀝、人參、麥冬、生地、生薑汁生。

瘦人多火是矣。然肥人亦

多有痰熱不可概以為虛而投滋膩是當以脈證辨之

梨汁石膏瓜蒌玉竹胡麻仁等藥此方三黃並用可治瘦人實火而不宜於肥人虛風存之以備實火生風生熱之選壽頤按中風而手足麻木甚至癱瘓不用皆痰熱上乘神經為病丹溪左氣右血本是空言此方以清熱泄痰為主謂不論左右皆作痰治是能獨抒己見不為古書束縛識力固自有真究之此證之風純由痰熱生風初非外感必不當參用外風之藥模稜兩可而方中猶有荆薄羌防則亦未能免俗乃喻氏亦謂中風症多挾痰熱則其意固謂以外風而兼痰熱者也是不可以不辨

第六節 順氣之方

烏藥順氣散

局方

治暴中風氣攻注遍身麻痺語言蹇澀口眼喎斜喉中

氣塞有痰聲者

麻黃 去根節泡 橘皮 烏藥 各貳兩 殭蠶 炒 川芎 枳壳
甘草 炙 白芷 桔梗 各壹兩 乾薑 炮 伍錢

右十味為散每服半兩加薑棗煎

壽頤按內風暴動皆痰與氣之上逆治此者必以降其逆氣為要務此方以順氣為名其義甚善烏藥陳皮枳壳桔梗皆行氣散結之用而陳皮化痰殭蠶定風尤有深意惟芎芷上行麻黃散表不合內風之用而古人必雜以此類藥物者其意終謂風自外來也

八味順氣散 嚴用和 凡患中風者先服此順養真氣次進治風藥

人參 白朮 茯苓 陳皮 青皮 台州烏藥 香白芷 各壹兩
甘草 半兩 右咬咀每服叁錢水煎溫服

壽頤按此方為正虛而痰氣上逆者立法。故用四君加以行氣之藥。嚴氏謂內因七情而得者。法當調氣不當治風。其意以為七情氣逆皆屬正虛。故必以外朮甘芩先扶其正。方下所謂先服此以順養正氣者。其意未嘗不善。而豈知痰壅氣升之時。已是實症。參甘白朮反增滿悶。且白芷芳香上升。頗猛。既謂不當治風。則此物已是矛盾。總之漢唐以下對於此病。皆在五里霧中所立方法。本無一完善可用之劑。是當為古人曲諒者。嚴又謂外因六淫而得者。亦當先調氣。後以所感六氣治之。方下亦謂次進治風藥。皆是隔膜。不必求全責備。

勻氣散 良方 治中風半身不遂、口眼喎斜、

白朮 烏藥 人參 天麻 各壹錢 沉香 青皮 白芷 木瓜

紫蘇 甘草 各伍分 加薑煎

古人有用之
佳方為注解
者點金成鐵
亦復何限惜
不易得如此
之手筆一
而糾正之

壽頭按此方與前方大旨無甚區別雖參朮甘草尚嫌補塞痰壅者必非所宜
惟烏沉青皮皆能宣泄氣滯而天麻木瓜有攝納之力最是切合要知此症純
是內因之氣火上逆與外感風邪絕無關繫是以方中不雜羌獨荊防一味較
之局方之用麻黃者尤為純粹無疵惟白芷紫蘇微嫌升散差有可議若易以
枳實蘇梗則於順降之旨更無間然不謂喻嘉言錄入醫門法律乃謂身內之
氣有通無壅則外風自不能久居而易於解散則製方之人本不為外風而設
何以作注解者必欲勉強牽合外風一途真是援儒入墨伎倆然而立方之旨
已是點金成鐵可為一歎學者於此等界限必不可不體會清楚否則作繭自
縛永無辨別淄澠之日矣

第七節 清熱之方

古書固不可不讀然醫界中能讀古書之人已恐不可多得若能於古書之中擇善而從自具隻眼苟非真學識真閱歷亦復談何容易奈何不學無術之流偏喜借此一門以為謀生捷徑此洵溪老人所以有行醫之嘆也

中風證治但讀古書續命諸方每謂古人皆為外感寒風設法寧不與肝風自煽氣血上菟之旨背道而馳然細繹千金外臺二書則涼潤之劑亦所恒有已可見內熱生風之證本是古今所同而如許仁則之論內風尤其剴切詳明大開覺悟固不待河間丹溪而始知其為內因也惜乎末學淺近自安不求博覽遂令古人良法幾若無聞以此談醫能無舛陋茲錄涼潤清熱之劑列為一類可知續命一派本是一偏之見必不可以療治內因之風而學者欲為切實有用之學又安可擯絕古書束之高閣耶

生葛根三味湯 外臺引許仁則療諸風病方 原文曰此病多逢有失音不

得語精神如醉人手足俱不得運用者有能言語手足不廢精神恍惚不能對

人者有不能言語手足廢精神昏亂者有言語手足精神俱不異平常而發作

有時每發即狂浪言語高聲大叫得定之後都不自省者有發則狂走叫喚者有發則作牛羊禽獸聲醒後不自覺者有發即頭旋目眩頭痛眼花心悶輒吐經久方定者有每發頭痛流汗不能自勝舉者此等諸風形候雖別尋其源也俱失於養生本氣既羸偏有所損或以男女或以飲食或以思慮或以勞役既極於事能無敗乎當量已所傷而捨割之靜養息事兼助以藥物亦有可復之理風有因飲酒過節不能言語手足不隨精神昏恍得病經一兩日宜服此方

生葛根

壹挺長一尺徑叁寸

生薑汁壹合

竹瀝

貳大升

（專頤按

權量之制皆古小而今大隋以前之壹兩壹升大率當唐以後三分之一唐世通用之權量固已皆大惟藥劑猶用古法所以唐世藥方其分量大約與古方相近此唐人所以有大稱小稱之名也然藥劑中或有用當時之權量

者則加大字以別之。如此方之所謂貳大升是其例矣。

右藥取生葛根，淨洗，刷搗極碎，搾取汁，令盡。又搗即以竹瀝灑，再搾取汁，汁盡。又搗不限遍數，以葛根粉汁盡為度。和生薑汁，綿濾之，細細溫服。

附 千金竹瀝湯 治四肢不收，心神恍惚，不知人，不能言方。

竹瀝貳升 生葛汁壹升 生薑汁叁合

右三味相和，溫暖，分三服，平旦、日晡、夜各一服。

壽頤按竹瀝生葛皆涼潤以清內熱薑汁以化痰壅且以監制竹瀝葛汁之過於寒涼讀許氏之論謂失於養生是即河間水不制火之旨所述失音不語精神如醉手足不用諸證豈非金匱之所謂不遂不仁不識人舌難言而許氏能知其病由內因藥主涼潤豈得謂古人之治中風者止有續命湯一法許氏此

外臺千金是漢魏六朝醫方之淵藪習醫者皆不可不一閱津但

終是類書體
例瑕瑜互見
不可盡信耳

證之於古

論豈不較之金匱切近病情惟近人多見金匱少見外臺遂不知有此議論耳
此方雖未及潛降一層以治氣血上菀沖激腦經或未必遽有捷效然柔潤清
熱亦未嘗不可少殺其沖激之勢千金亦用此方以治肢體不收神情恍惚及
不識不言之證更可見內熱生風之病本是古人所恒有而似此清熱涼潤之
方又是六朝隋唐通用之治法後之學者慎弗徒執金匱寒虛相搏邪在皮膚
一節而止知有外邪之中風也。壽頤又按葛根氣味俱薄能鼓舞胃氣升舉
清陽發泄肌表故為傷寒陽明經主藥仲景桂枝加葛根湯治太陽病項背強
汗出惡風是風寒入絡經隧不利之病則葛根有通絡散邪之功也葛根湯治
項背強無汗惡風則葛根為升陽泄表之用也葛根湯又治太陽陽明合病自
下利葛根黃芩黃連湯治太陽病誤下而利遂不止是葛根能升舉脾胃下陷

驗之於今

之清陽也。葛根功用。觀此數方之主治。已可得其神髓。下逮六朝。則有用鮮葛根。搗汁以治胃熱者。是以名醫別錄有生根汁。大寒之說。而本草經亦有主嘔吐。一條似又為清胃定嘔之用。然使果能定嘔止逆。則必與升舉脾胃清陽一層自相矛盾。亦即與治二陽合病下利一條柄鑿不合。今治麻疹不透。面部不發者。恒用乾葛根三五分。和入泄表開肺隊中。一劑即能透出。是其上升胃氣極為迅速之明證。而用之過當。則為頭痛顛頂痛。夜不成寐。若其人本有痰涎而胸滿泛噁者。誤服乾葛。必嘔吐不已。則升陽而引動胃家逆氣。為害不小。蓋葛根上。升至旋殊覺。古人以治嘔逆。必不穩愜。雖曰鮮者搗汁涼潤。可以下行。當與乾者有間。須知利於清氣之下陷者。必不利於濁氣之上逆。外臺千金以此方治諸風為內熱。而設其時未知是氣血上升之為病。用之以清胃熱。固是

每用一藥而能如是體會研求醫學那有不昌明之理然心相氣浮之流必不可以語此

古人常法然今既悟澈氣血上菟之理則葛根挾上升之性必非此病鍼對之藥不可盡信古書率爾效顰反以貽害蓋凡用一藥皆不可不細心體會而深知其實在之利弊也近賢王孟英輩論溫熱之病忌表忌升於柴葛二藥恨於切齒畏如砒鴆雖有時未免言之太甚然輕率用之貽禍甚巨升散發表之債事固非陶節庵輩所能知也

生地黄煎 千金 治熱風心煩悶及脾胃間熱食不下方

生地黄汁 枸杞根汁 各貳升 生薑汁 酥 各叁升 荆瀝 竹瀝

各伍升 天冬 人參 各捌兩 茯苓 陸兩 大黃 梔子仁 各肆兩

右十一味搗篩五物為散先煮地黄等汁成煎次內散藥攪和服一七日再

漸加至三七覺利減之 醫門法律引此方地汁杞汁作各五升姜汁酥作

各一升薑汁較少似為合法俟更考之

壽頤按熱風而心煩悶明是內熱所生之風脾胃內熱而致不能食則雍塞甚矣故於涼潤隊中加大黃以泄其積熱又是一法方中冬地人參養陰潤燥於燥熱之症為宜若有痰壅不可混用生薑汁殊嫌太多宜減去十之九千金治積熱風方

地○骨○皮 姜○蕤 丹○參 黃○耆 麥○冬 澤○瀉 各○各○兩 清○蜜 薑○汁

各壹合 生○地○汁 貳○升 右九味以水六升煮六味取二升去滓內生地

汁更緩火煮減一升內蜜及薑汁又煮一沸藥成溫服三合日再

壽頤按風病而曰積熱則熱自內積風自內動豈不瞭然選藥全用甘寒無非為陰虛於下陽浮於上內熱生風者設法此亦古方而病情藥理如是豈得謂

古之中風皆外來之寒風耶

排風湯 千金 治諸毒風邪氣所中口噤悶絕不識人及身體疼痛面目手

足暴腫者

犀角 貝子 羚羊角 升麻 各壹兩

右四味為散以水二升半內四方寸七煮取一升去滓服五合

毒頤按方下所謂口噤悶絕不識人身體疼痛等證固是肝風暴動上沖入腦

神經不用之病其用犀角貝子平肝潛陽清熱息風而兼鎮逆以治內風皆是

吻合必有捷效可知製方之意固亦見到內熱生風是以投此三物然方下乃

謂諸毒風邪氣所中則仍誤認為外來之風邪夫豈有犀角貝子可知外中風

邪之理反覺藥不對病自盾自矛如此說法大不可解且使良方妙用晦而不

顯蓋方下主治已非此藥真旨吾恐古人立方本意必不若是惟方中雜以升
麻一味上升泄散則古人終謂此症之必挾外邪也。頤謂宜以天麻易之。
石膏湯 千金 治脚氣風毒熱氣上衝頭面赤瘰急令人昏憤心胸恍惚
或苦驚悸身體戰掉手足緩縱或酸痺頭目眩重眼反鼻辛熱氣出口中或
患味甜諸惡不可名狀者。

石膏 龍膽 升麻 芍藥 貝齒 甘草 鱉甲 黃芩 羚羊角

各壹兩 橘皮 當歸 各貳兩 右十一味 以水八升 煮取叁升 分
三服

毒頤按此方下所謂風毒熱氣上攻頭面熱瘰急令人昏憤恍惚驚悸身體
戰掉手足緩縱頭目眩重眼反鼻辛熱氣出口味甜等證病狀多端無一非內

熱生風腦經督亂為病而藥用涼潤潛降泄熱收攝更覺無一不是對證之良藥古人雖尚未發明神經之病而立方如此實能一一暗合潛陽息風之旨此是古方中之最不可多得者然病已熱氣上衝地加於天而方中猶有升麻助其上越終是古人誤會即當歸氣味亦是辛溫上升在古人雖以為活血通絡之用然今日既知是氣血上升為病則凡屬升散皆當禁絕

芎藭酒 千金 治腦風頭重頸項強眩暈出善欠欲眠睡憎風劇者耳鳴局眼淚滿悶吐逆眩倒不自禁諸風乘虛經五臟六府皆為狂癩諸邪病悉

主之

- 芎藭
- 平夷
- 天雄
- 人參
- 天門冬
- 柏子仁
- 磁石
- 石膏
- 茵芋
- 山茱萸
- 白頭翁
- 桂心
- 秦羌
- 各叁兩
- 松蘿
- 羚羊角
- 細辛

薯蕷、葛蒲、甘草、各貳兩、雲母、壹兩、燒令赤末為粉、防風肆兩、

右二十一味、以酒二斗、漬七日、初服二合、漸加至五合、日三、

壽頤按方下所謂頭重、淚出、耳鳴、眉眼疼、諸症、無一非肝風自動之病、若滿悶、

吐逆、眩倒、不禁、或為癩狂、則氣血上沖、腦經督亂矣、此方主治、名以腦風、可見、

古人亦未嘗不知病之在腦、而藥用於角、清肝磁石、石膏、重墜、攝納、天冬、柏仁、

白頭翁、涼潤清熱、以定內動之風、火證治非不符合、然古人習慣、凡是風病、無、

不以為外來之邪、所以有諸風乘虛經五藏六府之說、且隱隱然有外風非溫、

燥不可之意、即使確有內熱、見證重任涼藥、而亦必雜以桂附、細辛之屬、自盾、

自矛盾、不為怪、製方龐雜、亦必不能為古人諱、此則本方諸味、不特天雄、茵芋、

桂心、細辛、必為內風上擾之鳩、毒即山、萸、雲母、皆溫養腎、肝亦非所宜、而芎藭、

辛夷防風溫升疏散均是禁藥且酒之上升尤為抱薪救火是皆古人誤認外風之治法欲用古方必不可食古不化

五補丸 千金 凡風服湯藥多患虛熱翕翕然宜除熱方 頤按方中黃芩

重出必有一誤

防風 人參 茯苓 乾地黃 羚羊角 麥門冬 天門冬 各壹兩半

芍藥 獨活 乾薑 白朮 丹參 食茱萸(一云山茱萸) 甘草

茯苓 升麻 黃芩 甘菊 地骨皮 石斛 牛膝 五加皮 薯蕷

各貳拾銖 秦艽 芎藭 桂心 防己 生薑屑 黃芩 各壹兩

附子 拾捌銖 石膏 叁兩 寒水石 貳兩 右三十二味為末蜜和

丸如梧子大生薑蜜湯服二十九日三稍加至三十九

得此一方以證古人常用温燥之弊方下所謂服湯藥者多患虛熱正是古人所自言然非讀書得聞亦何能於無字之中尋得確據

壽頤按方下謂凡風服湯藥多患虛熱可見古人治風恒用温藥自有流弊甚至特立此方以除內熱更可見古時已多內熱生風之症然此方本以除熱而仍有桂附乾薑則古人之癖真不可及且防風芎藭獨活升麻亦必非內熱生風之所宜也

近年急療偏風隔上風熱經心藏恍惚神情天陰心中惛惛如醉不醉方外

臺秘要

淡竹瀝 叁升 若熱多用竹瀝冷多用荆瀝 羚羊角 貳分 石膏 拾分 茯苓 陸分 右四味以水一斗合竹瀝煮取一升五合去滓食後分為三服常能服之水不畏風發

壽頤按方止四味平肝清熱息風化痰面面皆到此古人療治內熱生風之最

敵正食前食
後服藥之弊
則古人上行
下行之說真
是大謬此是
中醫理想之
壞處而前人
皆未之悟也

良方劑方後所謂常能服之永不畏風發固明謂風自內生所以有不時發動之慮若果是外感之邪風則何所謂發與不發耶 頤又按古人服藥恒有食前食後之法說者謂病在上部者宜先食而後服藥欲使藥浮於上易於上行病在下部者宜先服藥而以食壓之欲使藥沉於下速於下達觀此方服於食後蓋以風熱上壅病在上焦故先食後藥亦是欲其上行之意可知此等服法由來已古然服藥治病不過藉其氣味之運行可以疏通疾苦必非所服之藥物即能直達病所則所賴胃中清淨然後飲藥入胃而運化之力既專藥性亦純而不雜其效始速若胃中之食物未化而藥與食和氣味俱雜藥力無不銳減為利為害可想而知尚何望其上行下行可以速效耶此亦醫家舊說之一大弊實也

薏苡仁等十二味飲 外臺引許仁則療風熱未退方

薏苡仁 壹升 姜 伍兩 生麥門冬 貳兩 去心 石膏 捌兩 碎

生薑 捌兩 杏仁 陸兩 去皮尖兩仁者碎 烏梅 肆拾枚 擘 生犀

角屑 地骨白皮 各叁兩 人參 貳兩 竹瀝 壹升 白蜜 貳合

右藥切以水一斗煮十味取三升去滓內竹瀝白蜜攪調細細飲之

壽頤按外臺所錄許氏數方皆為陰虛陽越內風上冒者立法此方涼潤之力尤專而玉竹麥冬滋潤養陰烏梅桑肝收攝更為滋養肝陰招納浮陽而設以治陰虛於下陽升於上最為切近則無痰者最為合宜而氣升痰升者亦當知所裁改也

苦參十二味丸 外臺引許仁則療風熱未退方

苦參 乾薑 芫蕈 各陸兩 玄參 丹參 人參 沙參 白朮
各伍兩 地骨白皮 獨活 各肆兩 薏苡仁 蜀升麻 各貳升
右藥搗篩蜜和為丸如梧子大用薏苡仁飲下之（頤按薏苡仁飲即上方
）初服十五丸日再服稍稍加至三十丸

壽頤按此方即前方之意惟川芎乾薑獨活升麻則仍當時通治外風之法耳
黃連八味散 外臺引許仁則療諸風熱氣少退熱未能頓除者方

黃連 黃芩 乾薑 蜀升麻 知母 乾地黄 各壹斤 梔子仁
大青 各半斤

右藥搗篩為散每食後飲服一方寸七日再服稍加至二七若能食飲過寒
温男女節勞逸候體氣服前方乃至終身無熱病急黃暴風之慮

壽頤按此方除乾薑升麻外。苦寒甘寒。唯以清泄內熱為事。方下所謂終身無熱。病暴風者是寒涼泄熱而內風不作之明效也。

廣濟療熱風頭旋心悶衝風起即欲倒方。外臺秘要

麥門冬 去心 山茱萸 茯神 苦參 各捌分 地骨皮 薯蕷

人參 蔓荊子 沙參 防風 芍藥 枳實 大黃 各陸分 甘菊花

龍膽 各肆分 右十五味 搗篩蜜丸 每食訖少時以蜜水服如梧子大

二十九日二漸加至三十九

壽頤按熱風頭旋即肝陽風動而頭目為之眩暈也。風起欲倒則氣血上升。腦神經昏亂之候。方用苦寒甘寒清熱下奪。亦是泄降之意。惟蔓荊防風仍是疏泄外風之藥耳。

天麻丸 潔古保命集 治腎藏虛熱生風

天麻 牛膝 二味酒浸二日焙 川草薺 黑玄參 羌活 各肆兩

當歸 拾兩 杜仲 酒炒七兩 附子 炮去皮壹枚 生地黃 酒浸

焙壹斤 為末煉蜜丸 梧子大 侵晨沸湯臨臥溫酒下 五七十九

壽頤按方下明言腎藏虛熱生風是製方之旨明為肝腎相火不藏化風上擾者設法藥用天麻牛膝沉重下達使龍相之火安其窟宅而內動之風陽自息玄參生地寒涼滋潤養水之源則虛陽不致復動更以草薺杜仲泄導濕熱則濁邪疏滌而正氣自安用意非不周到其以天麻為方名者本取定風之義昔人謂天麻為定風草有風不動其能鎮靜息風已可概見而入藥又用其根質大而重明淨多脂故能攝納虛風滋養陰液乃俗學不察誤以為祛除外來風

邪之藥則大謬矣。惟此方明以鎮息內風為主，而方中反用羌活之辛溫升散，以振動之。終是古人外風內風不甚分別之過。其用附子一枚者，蓋謂腎陽亦虛，欲其引之歸宅。然既因虛生熱，則附之溫補下元亦必不合。又當歸雖曰補陰補血，究之氣味芳烈辛溫善動。此方乃重任以為主宰，豈不助其虛熱動其虛風。是皆製方之本盡純粹者不可不知所去。取喻氏法律收此方，謂治腎熱生風熱盛則動，宜以靜勝其躁。說理未嘗不是。要之本方中有附子羌活當歸，必不可概以為靜藥。又張石頑之論此方，謂方中雖以歸地補養陰血為君，其妙用全在天麻與牛膝同浸同焙，使風痰濁滯咸從下趨而不上逆。又以草薢杜仲以祛在裏之濕熱。云云是真能識得製方之精義者。乃又謂其得力處在附子之雄烈引領歸地直入下焦填補其空，使風邪無復入之慮。抑知此是

內熱而動風本非外來之風方內附子且惡其擾動腎熱大背喻氏靜以勝躁
之義而顧可謂其得力在此填補空虛以杜風邪之復入則誤信嘉言侯氏黑
散之謬論勉強盲從而不自知其走入魔道者且酒性升發走而不守方下既
曰虛蒸生風則真陰既虛浮陽上越靜以攝之猶虞不逮又何可酒浸酒焙助
其發越此又藥與病反者亦與嘉言以靜勝躁之義大相矛盾况在今時氣血
上沖之理亦既昭然大白於天下則後之學者即欲採用成方亦當知所裁改
矣

涼膈散

局方

治溫熱時行表裏實熱及心火亢盛目赤便秘胃熱發斑

大黃

酒浸貳兩

芒硝

壹兩

甘草

炙陸錢

連翹

黃芩

山梔

各壹兩

薄荷

柒錢

為散每服肆伍錢加竹葉十五片蜂蜜少許水

煎温服日三夜二服得下熱退為度

一本無竹葉有薑一片棗一枚蔥白

一莖

壽頤按此方本為熱取膈上而設。芩、梔、連、翹、竹、葉、專清上焦之熱。硝、黃、特以導熱下行。本非欲其直瀉。故黃用酒製而更以蜂蜜炙。草甘以緩之。皆欲其留戀進行不遽下泄。則上焦之熱與藥俱行一鼓而奏廓清之績。方後所謂得下熱退是其徵也。局方本以治時行熱病之表裏俱熱者。故用薄荷兼以疏表。又以通治感冒風熱。故或加生薑、蔥白。張路玉謂硝黃得枳、朴之重者則下熱承之而順降得梔、芩翹薄之輕揚則上熱抑之而下清。此承氣涼膈之所由分。頤謂和劑此方雖非為中風而設。然內風暴動之病無不膈熱如焚。以致化風上擾昏眩無知。苟能泄導其熱則氣血之上菀者自然投匕而安。古有防風通聖散。

嘉言之論中
風常以為外
受之風而於
此獨能知其
為風木合君
相二火主病
蓋其所見之
病必多內因
之風故能有
此見到語喻
氏本極靈敏
所以能隨機
變化也

一方謂治西北卒中內外熱極其方即涼膈散如麻黃石膏滑石白朮防風荆
芥桔梗川芎當歸芍藥生薑其用麻黃荆芥芍歸雖仍是認有外風不脫溫升
疏散舊習然硝黃石膏梔芩翹芎大隊清火亦可見其證之內熱如焚所以用
藥若是則所謂西北卒中病亦猶是內熱所生之風麻防歸芍終是可議喻
嘉言錄涼膈散於中風篇稱其治心火上盛膈熱有餘目赤頭眩口瘡唇裂吐
衄涎嗽稠黏二便淋瀝胃熱發斑小兒驚急潮搐瘡疹黑陷大人諸風癱瘓手
足掣搦筋攣疼痛且謂中風證之大勢風木合君相二火主病多顯膈熱之證
古方用涼膈散最多如清心散即涼膈加黃連轉舌膏即涼膈加葛蒲遠志活
命金丹即涼膈散加青黛藍根蓋風火之勢上炎胸膈正燎原之地所以清心
寧神轉舌活命涼膈之功居多不可以宣通腸胃之法輕訾之云云推重此方

甚至更可見內風內熱自古為然矣

馮青圓 錢仲陽小兒藥證直訣 治肝熱搐搦脈洪實者

當歸 去蘆頭切焙 龍腦 川芎 山梔子仁 川大黃 濕紙裹煨

羌活 防風 去蘆頭切焙 各等分為末煉蜜和圓雞頭大（壽頤按雞

頭今稱芫實以芫實帶殼時有毛刺其開花處尖銳形如雞之頭今吳人士

語尚有此名考本草經止稱雞頭實說文云芫雞頭也周禮邊人加邊之實

芫鄭注芫雞頭也方言廣雅亦稱雞頭淮南子說山訓雞頭已瘰高誘注曰

水上芫知雞頭之名由來最古而吾吳土語固二千餘年相承之舊非俗諺

也每服半圓至一圓煎竹葉湯同沙糖溫酒化下壽頤按此方諸書多

有龍腦皆作龍膽草惟建德周氏刻錢氏小兒藥證直訣則作龍腦考龍腦

中風科金... 卷之三... 四〇

固本獨用龍腦即因其每服止芟實大之一丸或半丸而知其不誤是讀書於無字處而得之凡讀古書皆當具此眼力

大寒清肝之力勝於龍膽藥雖異而理可通。但錢氏此書世無單行舊本。乾隆時武英殿有聚珍板本三卷。已從永樂大典中掇拾排纂而成。則當時開四庫館。廣搜海內。尚未得此。至光緒中周學海列入叢書。乃謂得宋刻舊本。今姑從周本錄入。惟錢氏諸方。凡用龍腦分量皆輕。而此方與諸藥等分。似亦不合錢氏體例。但此是九子而每服僅芟實大之半丸。至一丸藥共七味。則龍腦雖與各藥等分所服亦不為太多。若是龍膽草則七味均是草藥。止服一丸。頗覺病重藥輕。恐不中病。則周本之作龍腦者似非誤字。今未見聚珍板本。俟更考之。又坊本薛氏醫案中亦有此書。則已為立齋重編。恐不足據。又各書中多引是方。皆作彈子大。每服一丸。雖同是一丸。而丸之大小懸殊。則各本固在用龍膽草者也。

壽頤按錢氏此方以治肝熱搖擗脈洪實者固治內熱生風以清肝泄熱為主本非治外感之風則方中羌防川芎辛升溫散大非所宜惟龍腦施軍為合用耳而各醫書中之引此方者其主治皆作治中風自汗昏冒發熱不惡寒不能安臥此是風熱煩躁云云則以為治外受之熱風與錢氏主治肝熱之意全然不合一內一外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且川芎羌防亦非外感風熱之所宜也

龍膽瀉肝湯 局方 治肝膽實火脇痛口苦且聾或耳痛頰腫耳前後腫及

陰濕熱癢瘡瘍溲濁澀血脈弦勁不撓者

龍膽草 酒洗 黃芩 酒炒 山梔子 澤瀉 木通 車前子 當歸

酒洗 柴胡 甘草 生地黄 水煎服

當歸龍膏丸 河間宣明論 治肝經實火頭痛暈眩巔頂熱痛耳脹耳聾

倖搖擲躁擾狂越大便秘結小溲澀滯或胸脇痞撐臍脹結痛脈弦大有力

數實者

當歸、龍膽草、黃芩、黃連、黃檗、梔子、各酒炒壹兩、蘆薈

大黃、青黛、各五錢、廣木香、貳錢半、麝香、半錢、為末、神麩和

丸

壽頤按瀉肝湯龍薈丸二方皆為肝木鬱熱而設。但一則濕與熱蒸病在經絡而尚未窒塞藏府。故龍膽芩歸皆用酒洗欲其上行經隧而以木通車前導之。從小便而出。且惟忍苦降滲泄抑遏太甚。而肝膽之氣更窒。則以柴胡春升之氣疏達木鬱。此苦寒泄降隊中獨用柴胡升陽之旨也。一則實結不通經絡大府俱塞。二便不快。故以蘆薈大黃大苦大寒瀉其蘊熱。泄其滯穢。雖一為滲泄。

一為攻逐立法不同。而其為清滌濕熱。疎通滯氣。則大旨相近。凡肝膽積熱。變生諸病。而脈來弦勁滑實者。非釜底抽薪。導通鬱熱。不易速效。此二方者。雖非為內風病設法。然木火既旺。即自生風。凡由實熱而動風者。氣蘄息高。狂躁多怒。此二方亦多適用之處。

第八節 滋養之方

內風乍定。癱瘓既開。自當滋養以培其本。庶幾陰液漸充。可以持久。而無變幻。否則風波初過。彼岸未登。惟恐駭浪復興。狂飈益肆。而欲以破壞之舟楫。常與怒濤相激戰。終慮有滅頂之災。此中風家恒有頻發頻愈。而忽爾一蹶不可復振者。皆元氣未復。真陰未充。善後之術。未盡完善也。惟是滋養之法。不一而足。相體裁衣。或養陰。或補中。斷非空言所能詳盡。而如四君四物。養

刪盡尋常各
方是作者之
手眼獨高處
而歸之於滋
養肝腎真陰
又是探本窮
源一定不易
之理

榮歸脾等方。又是盡人能知。更何必徒學妙者。借充篇幅。但此症之火升氣
升。生風上。激擾亂神經。終是肝腎陰虛。浮陽陡動。必以滋養肝腎真陰為調
理必需之品。爰采數則。以見一斑。

集靈膏。從王秉衡重慶堂隨筆。人年五十。陰氣先衰。老人陰虧者多。此方

滋養真陰。柔和筋骨。

西洋參。取結實壯大者。刮去皮。飯上蒸九次。日中晒九次。枸杞子。

懷牛膝。酒蒸。天冬。麥冬。懷生地。懷熟地。仙靈脾。

右八味等分。熬成膏。白湯或溫酒調服。

壽頤按此方始見於繆仲醇先醒齋廣筆記。云出內府補心腎益氣血方。止七
味。無仙靈脾。而用人參。又張錫三治法彙亦載之。則更無牛膝。云治一切氣血

兩虛身弱咳嗽者。固不獲效。凡少年但覺氣弱倦怠。津液少。虛火上炎。急宜服之。免成勞損。王氏謂參價甚昂。非大力者不能致。易以西洋參。可與貧富共之。方名集靈。當以有仙靈脾者為是。王國祥謂惟魏玉璜善用此方。續名醫類案。極言其功效。又謂此即人參固本加味也。峻補肝腎之陰。無出此方之右者。頤按柔潤滋填。而擇仙靈脾之溫煦陽和。不嫌燥烈者。以調濟之。使陰陽平秘。而不偏於滋膩陰柔。是製方之妙義。若嫌其助陽而刪去之。則純是滋填。無一毫陽和之氣。誠屬非是。且方名集靈。果無仙靈脾。亦有集而不靈矣。牛膝所以導引諸藥。歸於下焦肝腎之部。亦不可少之品。惟下元不潔者。忌之。若用以為類中善後。歛陽填陰。則牛膝下達。尤不可少。王易人參以洋參。欲其價值廉而功效近似也。然洋參苦寒。滋養之力甚薄。僅能潤肺胃燥。火尚有微效。若欲滋

六味一方自
錢氏以來無
不視為補陰
要藥今得如
此一解誰不
恍然大悟豈
獨薛趙景岳
終身夢夢即

補真陰必不足以語此且今日之西洋參價貴兼金有名無實甚不足取不如
倍用沙參尤為相近且遼參之普通者亦不甚貴固不必效王公巨家必以六
百換八百換為良品也

滋水清肝飲 高鼓峯 治陰虛肝氣鬱窒胃脘痛脇痛脈虛弦或細奕舌苔

光滑鮮紅者

方即六味地黃湯加歸身白芍柴胡山萸大棗

壽頤按自薛立齋張景岳趙養葵輩濫用六味地黃而世之醫者無不視六味
為滋陰補腎必須之品抑知六味之方本從八味腎氣丸而來原為腎氣不充
不能鼓舞真陽而水道不利者設法故以桂附溫養腎氣地黃滋養陰血而即
以丹皮泄導濕熱茯苓澤瀉滲利小水其用山藥者實脾以堤水也立方大旨

明達如仲陽亦未免智者之一失是亦可謂之新發明也

高氏此方視之不過六味加味耳抑知六味中之丹皮苓瀉必如此用法而恰合身分經此說明始覺是方之不同流俗作者真高氏之知己也

全從利水着想方名腎氣所重者在乎氣之一字明非填補腎陰腎陽之意至錢仲陽而專用六味以治小兒腎虛竟丹皮苓瀉偏於滲泄豈能識得腎氣丸之本意而今之俗醫且皆以為滋填補腎之藥則中薛趙景岳之毒葫蘆依樣而未嘗以方中藥性一思之耳即有為六味作說解者輒曰補中有瀉所以靈動要之皆皮毛之論糞糊敷衍實未能洞見癥結高氏是方雖亦從六味而來而加以歸芍柴胡能行血中之氣疎肝絡之滯斂肝家之陰滋補中乃真有流動之機且以丹皮山梔茯苓澤瀉清泄肝經鬱熱治臍脹痞滿等證恰到好處所以可取以視單用六味者大有區別讀者不可與立齋景岳養葵之書作一例觀也

一貫煎

魏玉璜

治肝腎陰虛氣滯不運脇肋攻痛胸腹脹脈反細弱或

虛弦舌無津液喉啞乾燥者

沙參 麥冬 生地 歸身 枸杞子 川棟子 口苦燥者加酒炒川連

專頭按脇肋脹痛腕腹撐撐多肝氣不疏剛木恣肆為病治標之法每用香燥

破氣輕病得之往往有效然燥必傷陰液愈虛而氣愈滯勢必漸發漸劇而香

藥氣藥不足恃矣若脈虛舌躁津液已傷者則行氣之藥尤為鴆毒柳洲此方

雖是從固本丸集靈膏二方脫化而來獨加一味川棟以調肝氣之橫逆順其

條達之性是為涵養肝陰之第一良藥凡血液不充絡脈窒滯肝胆不馴而變

生諸病者皆可用之苟無停痰積飲此方最有奇功陸定圃冷盧醫話肝病一

節論之極其透澈治肝胃病者必知有此一層理法而始能覺悟專用青陳烏

朴沉香木香等藥之不妥且此法固不僅專治胸脇腕腹撐撐脹痛已也有肝

腎陰虛而腰膝痠痛足軟無力或環跳髀樞足跟掣痛者投以是方皆有捷效故亦治痢後風及鶴膝附骨環跳諸症讀續名醫類案一書知柳州生平得力者在此一著雖有時未免用之太過然其功力必不可沒乃養陰方中之別出機杼者必不可與六味地黃同日而語若果陰液虛甚者則方中沙參山藥力薄非遼參不可而脾胃陽衰者則高麗參亦其宜也○口苦而燥是上焦之鬱火故以川連泄火連本苦燥而入於大劑養液隊中反為潤燥之用非神而明之何能辨此

滋營養液膏 薛一瓢方

- 女貞子
- 早蓮草
- 霜桑葉
- 黑芝麻
- 黃甘菊
- 枸杞子
- 當歸身
- 白芍藥
- 熟地黃
- 黑大豆
- 南燭葉
- 白茯苓
- 葶藶
- 橘紅
- 沙苑蒺

中風雜詁 卷之三
菘 炙甘草。天泉水熬濃汁。入黑驢皮膠。白蜜煉收。

壽頤按此方彙集峻養肝腎二陰諸物。意在厚味滋填。而參用輕清靈動。尚不
至於呆笨重濁。所以可法服之者。亦必無滯膈礙胃之虞。又按凡服食之藥。
古人製方本。是立之大法。示以儀型。須於臨用之時。相體裁衣。隨其人之體質。
而斟酌量度。審擇增損。即方中諸物。尚可隨宜去取。換羽移宮。與時進退。並非
教人死於字句之間。呆抄呆用。所以近賢定方膏丹丸散。間有不載藥量者。其
誘掖後進。欲其能自變化。庶幾活潑潑地。運用無窮。其意深矣。近賢商務書館
編有所謂醫學辭典者。所錄此方。注明前十四味各四兩。末二味則各二兩。無
論其是否合宜。而以熟地黃極重之質。與橘紅桑菊等之輕清者。同一分量。試
觀古近成方。曾有如是之毫無軒輊者。不可見編輯者原是門外人。致有如此

之無法而乃託名醫林則吾國醫學直掃地盡矣
壬戌二月山雷識

心脾雙補丸 薛一鵬方

西洋參、蒸透、白朮、蒸熟、茯神、甘草、生地黃、丹參、棗仁炒

遠志肉、北五味、麥門冬、玄參、柏子仁、黃連、香附、製

川貝母、桔梗、龍眼肉

壽頤按是方從歸脾湯加減亦與集靈膏異曲同工其用黃連者即魏柳洲一貫煎加味法也

左歸飲 張景岳方 治腎水不足

熟地、山藥、枸杞子、炙甘草、茯苓、山茱萸

壽頤按是方即六味之變以杞子炙甘草易丹皮澤瀉滋養肝腎之陰誠在六味

之上而無滲泄傷津之慮。此景岳之見到處。然尚嫌呆板而欠靈動。以少氣分之藥故也。其左歸丸方則即此六物。去甘草茯苓。而加牛膝。兔絲。龜鹿二膠。尤其滯矣。

第九節 通絡之方

內風暴仆。而忽然支體不隨。經絡掣痛。皆氣血上菴。腦神經忽然不用之病。此非通經宣絡活血疏風之藥所可妄治者。古人不知此理。每於暴病之初。治其肢節。則走竄行經。反以擾動其氣火。更以激之上升。必有大害。而無小效。然在旬月之後。大勢已平。而肢節之不用如故。則神經之功用已失。肢體之偏廢已成。痼疾難瘳。調復豈易。古來治療之方。大率皆為此設。法則通絡行經。亦治醫者不可不知。姑錄數方以備一解。

獨活寄生湯 千金 腰背痛者皆由腎氣虛弱臥冰濕地當風得之不時速

治流入脚膝為偏枯冷痺緩弱疼痛或腰痛攣脚重痺宜急服此方

獨活 桑兩 寄生 杜仲 牛膝 細辛 秦朮 茯苓 桂心 防風

芎藭 乾地黄 人參 甘草 當歸 芍藥 各貳兩

右十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溫身勿冷 古今錄驗無寄生有續

斷肘後有附子一枚無寄生人參當歸甘草

壽頤按此方治風寒濕邪痺着之主方以獨活為君通行經絡祛風解寒勝濕

其輔佐諸藥除參甘地芍之養陰數味外無一非風寒濕三氣之正將方雖出

於千金而肘後及古今錄驗俱有之可知古人甚重此方尚非孫氏所自製此

通絡祛邪活血養血之祖方也凡古今治肢節病之方無不從此化出惟桂心

此為內熱生風支節痺痛者補出仍忌溫燥一層蓋古人治療諸方無一非為寒濕立法也

細辛等物。古人終為寒邪立法。而內熱生風之病。縱然調治數日。大勢已平。通絡可也。如此溫藥。必不可試。

白斂。薏苡湯。千金。治風濕拘攣。不可屈伸。

白斂。薏苡仁。芍藥。桂心。酸棗仁。牛膝。乾薑。甘草。各壹升。

附子。參朮。破炮。右九味。以醇酒二斗。漬一宿。微火煎三沸。每服一升。日

三。扶杖起行。不耐酒者。服五合。

壽頤按。白斂除風熱。散結氣。薏苡牛膝。皆主拘攣。無非宣通濕邪之痺者。桂附

乾薑。則治寒濕也。翼方更加車前。亦導濕之意。

菊花酒。千金。治男女風虛寒冷。腰背痛。食少羸瘦。無顏色。噓吸少氣。去風

冷補不足方。

菊花 杜仲 各壹斤 防風 附子 黃耆 乾薑 桂心 當歸
石斛 各肆兩 紫石英 茯苓 各伍兩 萆薢 獨活 鐘乳 各捌
兩 茯苓 叁兩 右十五味以酒七斗漬五日 日服二合稍加至五合
千金翼無乾薑

壽頤按是方為虛寒風冷者立法故以附桂乾薑鐘乳溫養為主萆薢杜仲獨
活當歸皆宣通經絡之意漬酒者欲其行之迅利也古今通絡之藥漬酒之法
最多千金翼風門甚至別為一類錄此以見一斑

桑枝煎 外臺引張文仲方 療偏風及一切風

桑枝 剉壹大升不用全新嫩枝一味以水一大斗煎取二大升每日服一
盞

此又古人煎藥之一法

壽頤按桑之為用最多。枝葉根莖都無棄物。能通血氣。利經絡。治支節之病。桑枝尤有奇功。不用新嫩枝者。欲其力之厚也。濃煎醇厚。因謂之煎。與湯飲。微有分別。亦可熬作膏用。宋張季明嘗患兩臂痛。服諸藥無效。一醫教以桑枝一小升。切細炒香。水煎服。數劑而愈。可見此方之實效矣。

張文仲療一切風。乃至十年二十年不差者方。外臺。

牛旁根 壹升 生地黃 牛膝 枸杞子 碎各叁升 右四味取無灰

酒三斗漬藥。以絹袋盛之。春夏一七日。秋冬二七日。每空腹服之。

壽頤按此方以生地杞子滋養陰液。牛旁根牛膝宣通經絡。藥止四味。而樸茂無華。力量濃厚。後人通絡諸方。藥雖不同。然其理不過如斯。惟牛旁根今皆不用。要之亦是通經活絡隊中一味要藥。古方用之者不少。亦治醫者不可不知。

史國公酒方

聖惠

治中風語言蹇澀手足拘攣半身不遂痿痺不仁

當歸酒洗 虎脛骨酒浸一日焙乾醋炙 羌活 鱉甲炙 川草薢

防風 牛膝一作川牛膝 秦艽 松節 晚蠶沙 各貳兩 枸杞子

伍兩 乾茄根 捌兩飯上蒸熟 一方有杜仲蒼耳子

右為粗末絹袋盛浸無灰酒一斗十日取飲

鄭重言之俗醫切弗誤用

壽頤按此類通絡舒經養陰活血兼祛風濕之方古書已多而近世愈甚此方
中正和平不偏溫燥可為良法然立方本義終是為血分不充風寒濕邪痺者
者設法實是痺症必不可與猝暴昏仆之中風連類而言若肝風暴動氣血上
竟則不獨宣通之藥害同矛戟而酒亦無異砒鴆方下所謂中風語言蹇澀等
證若其病起猝暴則皆是內風似此諸方皆不可用

中風辨全 卷之三 四九

三痺湯 治血氣凝滯手足拘攣風寒濕三痺

人參 黃耆 當歸 川芎 白芍 生地 杜仲 川續斷 防風

桂心 細辛 茯苓 秦艽 牛膝 獨活 甘草 各等分加薑棗煎服

壽頤按此方亦為血虛寒濕襲絡之法以其確有風寒濕邪在絡故用藥如此

天麻酒 治癱緩風不計深淺久在林枕

天麻 龍骨 虎骨 骨碎補 烏蛇 白花蛇 二物酒浸去皮骨

羌活 獨活 牛蒡根 牛膝 各半兩 松節 剉 當歸 川芎

龜板 炙 乾熟地黄 茄根 大麻仁 原蠶砂 各壹兩 附子

壹枚炮 右十九味剉如麻豆大以酒二斗浸密封春夏三日秋冬七日每

服一盞不拘時溫服

古人總認有
外風其實只
為中風二字
所誤

壽頤按癱緩今通作癱。癱古書有所謂風緩者。聖濟謂風緩即攤緩。其候四支不舉。筋脈關節無力。不可收攝者。謂之攤。其四支雖能舉動。而支節緩弱。不能運用者。謂之緩。皆由氣血虛耗。陰陽偏廢而得之。或有始因他病。服吐下之藥過度。亦使真氣內傷。管衛失守。無所稟養。而然。楊仁齋謂風緩者。風邪深入。而手足為之弛緩。蓋脾胃既虛。肢體失其所養。又肝腎氣虛。風邪襲之。亦有肢體緩弱之症。壽頤謂此是癱瘓之由漸而成者。或以病後元虛。經脈失養。或由外傷。大證膿泄太多。其來也緩。古人因有風緩之名。其實全是內傷。并未嘗有風邪之深入。與忽然肢廢之腦神經病。截然不同。凡古方之養陰壯骨。通經宣絡。諸法。皆為此病而設者也。

虎骨四斤丸

局方

治風寒濕氣痺著筋骨肢體緩弱痿痺

論麝香鹿茸
之樂言簡而
賅世有以其
價貴而濫用
者須知此意

宣木瓜 天麻 牛膝 茯苓洗 四味各焙乾壹斤用無灰酒浸春秋五
日夏三日冬十日焙為末外用熟附子虎骨酥炙各貳兩為末即以浸藥之
酒打麩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九食前溫酒下 一方加當歸叁兩乳香
沒藥五靈脂各半兩麝香壹錢名大四斤丸 三因方加減四斤丸無天麻
加鹿茸熟地五味子鬼絲子各等分煉蜜丸
壽頤按此方溫經壯骨通絡和血本為氣血兩虛肢體痿軟者立法雖曰治風
寒濕三氣之痺然是本體之虛寒而非外侵之風寒濕故方中并無祛風理濕
之藥凡治因虛而無外邪者準此大四斤丸加味仍是行氣行血之意但麝香
是竅尚嫌其泄散真氣既用乳沒亦可去之三因方加鹿茸則溫升太甚等分
為丸更嫌太笨用者宜斟酌之

續骨丹 本事 治兩脚軟弱虛羸無力及幼兒不能行

天麻 酒浸 白附子 牛膝 木鱉子 羌活 各半兩 烏頭 壹錢

炮 地龍 去土 乳香 沒藥 各貳錢 硃砂 壹錢

右以生南星末一兩無灰酒打麵糊丸雞頭大硃砂為衣

壽頤按此方溫燥走竅其力甚峻果是寒濕痺者日久不愈則濕痰死血窒塞

經隧非此迅利之藥亦不能直達病所但此為逐邪而設與四斤丸之專治正

虛無邪者不同一虛一實一補一攻正是雙方對峙後人有活絡丹一方用炮

川烏草烏膽星各六兩地龍去土焙乾乳香沒藥去油各貳兩貳錢蜜丸酒下

即從本事此方脫化而來用藥亦大同小異且南星加以膽製而不用木鱉之

攻破似較本事此方更為和平適用然徐洄溪則謂此方為舒筋最宜而以活

洄溪此論誠不可解得此

啟正可為活
絡丹一方吐
氣

絡丹為不堪用殆亦未之思耳

大活絡丹 聖濟總錄 治一切中風癱瘓痿痺痰厥拘攣疼痛癰疽流注跌

撲損傷小兒驚痛婦人停經

白花蛇 烏梢蛇 威靈仙 兩頭尖 俱酒浸 草烏 天麻 全蝎去

毒麻黃 首烏 黑豆水浸 龜板 炙 貫衆 炙 草 羌活 官桂

藿香 烏藥 黃連 熟地 大黃 蒸 木香 沉香 以上各貳兩

細辛 赤芍 丁香 白殭蠶 沒藥 乳香 二味去油另研 天南星

薑製 青皮 骨碎補 安息香 酒熬膏 白菴仁 黑附子 製

黃芩 茯苓 香附 酒浸焙 玄參 白朮 以上各壹兩 人參

叁兩 防風 貳兩半 葛根 虎脛骨 炙 當歸 各壹兩半 地龍

艾、犀角、屑另研、麝香、另研、松脂、各五錢、血竭、另研、朱錢

牛黃、另研、片腦、另研、各壹錢五分、右共五十味、為末、蜜丸如桂

圓核大、金箔為衣、陳酒送下、頤按各藥分量、諸書所載、互有不同、今未見

聖濟、姑從徐洄溪、蘭臺、軌、範

壽頤按此方養正祛邪、化痰理濕、宣絡和血、大率治氣血兩虛、風寒濕痰痺著之症、方下雖曰治一切中風、然非能治氣血上菴、神經不用之、猝暴昏仆不遂、癱廢也、惟肢節痛痺及虛人痿廢、流痰流注諸大症、服此頗驗、而足部痠痛、痿軟不仁、及縮脚流注、附骨疽、環跳疽、初起時、尤為神應、徐洄溪謂頑痰、瘀血、入於經絡、非此不能透達、為治肢體大症、必備之藥、洵是閱歷有得之論

第十節 風家服食之方

七風斗金 卷之三 五二

古人治風有居恒服食之方皆和平中正養血和絡故為常服之法亦非以祛除外風也考千金外臺如諸酒諸散蓋亦為久服設法但溫燥有毒者多未盡純粹茲錄最醇正者數方以備一格

枸杞萑蒲酒 千金 治緩急風四肢不隨行步不正口急及四體不得屈伸

方

萑蒲 伍拾斤 枸杞子 壹百斤 右二味細剉以水四石煮取一石六

斗去滓釀二斛米酒熟稍稍飲之

壽頤按萑蒲芳香宜絡除濕開痺枸杞子溫潤養血益陰生津止取二味力欲其專味欲其厚且釀為大料是為尋常服食悠久可用之良藥固非治病於一時者也

烏麻酒 千金

烏麻

伍升微熬搗碎以酒壹斗漬一宿隨所能飲之盡更作甚良

壽頤按是方千金在風毒脚氣酒醴一類雖無主治而滋潤養陰之意自可於
書外得之漬酒雖止一斗然曰盡則更作可見亦是久服之藥

虎骨酒

千金 治骨髓疼痛風經五藏方

虎骨壹具炭火炙令黃色搥碎清酒漬五宿隨性多少稍飲之

關去虎骨治風之說語新而理正

壽頤按此治筋骨痿弱之方方下雖曰風經五藏然虎骨之用止是堅強筋骨
必非祛散外風之藥古人所謂虎嘯風生用以治風亦是附會之說果爾則虎
能引風而以治風病豈不更益其勢助桀肆虐耶當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葉耳散

千金 治諸風方

五月五日刈取菴耳葉洗曝燥搗篩酒若漿服一方寸七日三作散若吐逆可蜜為丸服十丸準前計一方七數也風輕易治者日再服

壽頤按菴耳今通作蒼耳其葉其子皆有祛風逐濕通行經絡之功此方為風濕痺著者設法以祛邪為主與前數方之專為養正者不同然性亦和平不易速效是亦久服之法方下所謂十丸準一方寸七雖丸之大小不詳大約以梧子大為度又可見古方之所謂方寸七者其藥物固無多也

稀簽圓

本事方

五月間采稀簽草摘其葉及嫩枝頭曝乾鋪甌中層層灑酒與蜜九蒸九曝細末之煉蜜和圓如梧子大空心服溫酒或米飲送下二十圓至三十圓

壽頤按本事方載江陵府節度使進稀簽圓方云臣有弟訴年三十一中風伏

以豨莶為泄
導腎家濕熱
之用是從物
理上得之古
今許多本草
不易得此精
當確切之藥
性也

枕五年百醫不效。有道人云：可餌豨莶圓，必愈。又知益州張詠進表，謂喚至百服，眼目清明。服至千服，鬚鬚烏黑，筋力强健。云云。推重甚至。李瀕湖本草綱目引唐慎微說亦同。可見此藥之自有真效。瀕湖謂韻書楚人呼豬為豨，呼草之氣味辛毒為莶。此草氣臭如豬而味僉，故有此名。廣韻上聲七尾，虛豈切。豨字解曰：楚人呼豬，一頤謂豕為水畜，其氣腥羶通乎人之腎氣。腎家蘊濕生熱，則相火不藏，諸病蜂起。中風癱痿，無非相火擾攘蘊釀為變。豨莶稟腎藏之氣，直入至陰，導其濕濁，使積邪泄化，而諸恙自安。此亦理導濕熱之功，亦以祛邪為主也。

第十一節 通治中風方之辨正

古治中風大率以續命一類為唯一板法。千金外臺中，複疊重累以續命名。

篤信好古之士尚其三復斯言

者殆數十百方其藥溫涼並進甚至以桂附與犀麝同列果是外中之寒風則何以重用寒涼若為內蘊之風火則溫燥升散豈非鴆毒迨宋金以後則又有所謂羌活愈風湯大秦芫湯者凡是醫書無不以此數方為中風必用之藥初學治醫先入為主每至終其身不知所措道之不明皆古書誤之可為痛哭今者氣血上冲腦經為變其理既明則凡是習俗相沿之陋自當一掃而空但俗書俱在童而習之必有不能忘情者不揭其謬猶恐正義未必大昌姑舉古今通行熟在口頭者稍加辨難庶幾千年沿誤矯正一二爰以辨正一節殿在諸方之後

小續命湯 千金 治卒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能語奄奄忽忽神情昏亂

麻黃 去節 防己 附子 炮去皮 芎藭 桂心 黃芩 芍藥

甘草 炙 人參 各壹兩 杏仁 肆拾枚 去皮尖兩仁 生薑 肆兩

防風 壹兩半

壽頤按方下所述諸證皆是內風暴動為病外臺引延年亦有此方則稱其主偏風半身不遂口眼喎不能言語拘急不得轉側其為內風猝變氣血上菀神經不用情狀顯然而古人乃以麻桂芎防擾動其風升泄其氣必有百害而無一利此證此方是木已搖而更拔之未有不速其蹶者而古今諸書無不以此為治中風第一神方總是誤內因為外因之故早頤於第一卷第二節及第六節中言之已詳茲不復贅若千金外臺中諸續命湯散無慮數十皆大同小異其弊亦等弊之徒滋辭費姑皆從略

侯氏黑散

菊花 肆拾分 白朮 防風 各拾分 桔梗 捌分 黃芩 伍分

細辛 乾薑 人參 茯苓 當歸 芍藥 牡蠣 礬石 桂枝

各叁分 右杵為散酒服方寸七日三服

毒頤按此方見外臺秘要風癩方中云出古今錄驗止曰療風癩更有鍾乳礬石各三分無桔梗餘與此同考是方用桂枝薑辛歸芍防風仍是溫散風寒之法本無深意以治風癩亦必不獲效其用牡蠣礬石者雜澀斂於疎散隊中亦是古方恒有之例那有奇功妙用可言故以此方列於千金外臺風門各方之中本極平常初無以使閱者特加青眼然自後人附入金匱之中云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同此一方而主治乃與外臺絕異然釋其語意亦甚

此方所用之藥所治之病

究竟對證者
何在然為金
價作注者無
不隨意敷衍
真是一盲率
盲景象

似此辨駁何
等清楚

浮○必○無○效○力○可○言○而○方○後○則○加○入○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在○腹○中○不○下
也○熱○食○即○下○矣○冷○食○即○能○助○藥○力○數○句○此○說○尚○非○外○臺○之○所○有○是○更○為○後○人○妄
加○其○謬○最○是○易○知○恐○自○燧○人○氏○教○民○火○食○以○來○必○無○冷○食○六○十○日○之○理○如○謂○冷
食○而○藥○即○可○積○久○不○下○豈○其○人○積○六○十○日○之○食○而○二○便○不○通○清○夜○自○思○得○毋○失
笑○如○謂○二○便○自○通○而○獨○有○藥○積○不○下○則○必○其○人○腸○胃○之○間○別○有○一○處○獨○能○存○積
此○藥○尤○其○理○之○不○可○通○者○且○服○藥○治○病○止○是○借○其○氣○味○運○化○精○微○以○達○病○所○亦
非○謂○即○此○藥○湯○藥○渣○竟○能○厄○代○氣○血○之○不○足○而○古○人○竟○能○造○此○怪○誕○不○經○之○說
鄙○俚○無○恥○之○尤○然○古○今○名○賢○從○未○有○直○揭○其○謬○者○蓋○亦○誤○認○為○仲○師○手○筆○不○敢
糾○謬○繩○愆○終○是○識○理○未○到○不○意○喻○嘉○言○自○命○絕○世○聰○明○偏○能○信○此○臆○說○隨○聲○附
和○竭○力○贊○揚○竟○謂○礬○石○能○固○澀○諸○藥○使○之○留○積○不○散○以○漸○填○其○室○竅○則○舊○風○既

侃侃而談不
畏俗師咋舌

明理者所見
畧同

去新風不入云云是誤認病人服藥竟能以藥填空如縫者之補綴如圻者之
畫墁豈非笑話毋亦過於好奇務求立異而不自知大言不慚竟如夢囈耶雖
似此穿鑿附會之言醫學書中本所時有亦不足怪惟如此方之亂雜無章而
竟為嘉言說得幻想紛紛天花亂墜一若玄之又玄真箇中自有神奇者則亦
不可多見而庸人無識更奉嘉言之說為至寶陳修園三字經中亦復引之論
者新奇病者無命魔高一丈寧不駭然敢書所見以質通儒其庶有撥重霧而
見青天之一日乎嘉言俞東扶古今醫案按亦謂喻氏之論黑散以為用礬
石填空竅堵截來風好奇之談最足誤人又謂藥之入胃不過以氣味傳布經
絡府爰豈能以礬石填塞之又謂冷食六十日藥積腹中不下則傷胃果能填
塞不幾今穀不納而莫不出云云其說亦極明白可見怪誕不經之說苟以靜

此方主治最
是荒謬

心識之木有不覺其謬者前賢固已有先我而言之者矣

羌活愈風湯 通真子機要方 初覺風動服此不致倒仆此乃治未病之聖

藥也又治中風證內邪已除外邪已盡當服此藥以行導諸經久服大風悉

去縱有微邪只從此病加減治之然治病之法不可失於通塞或一氣之微

汗或一旬之通利如此乃常服之藥也久則清濁自分榮衛自和矣 從張

潔古保命集節錄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麻黃 細辛 防風 川芎 白芷 秦艸

薄荷 人參 黃耆 甘草 枸杞子 枳殼 厚朴 當歸 知母

甘菊 半夏 防己 杜仲 地骨皮 蔓荊子 熟地黃 各二兩

茯苓 黃芩 芍藥 蒼朮 各三兩 生地黃 石膏 各四兩 桂枝

一氣微汗一旬
通利二句
尤其不通之極

不通不通又
不通當以滿
留仙之羯鼓
三過為之解
概

此方雜亂喻
嘉言已說盡
其弊茲更推
究其源謂即

一兩 三十三味共七十三兩每一兩水煎服 假令一氣之微汗用本
 方三兩加麻黃一兩作四服如薑煎空心服以粥投之得微汗則住如一旬
 之通利用本方三兩加大黃壹兩亦作四服如前臨臥服得利為度此藥常
 服之不可失四時之輔 春將至大寒後本方加半夏人參柴胡謂迎而奪
 少陽之氣也 夏將至穀雨後本方加黃芩石膏知母謂迎而奪陽明之氣
 也 季夏之月本方加防己白朮茯苓謂勝脾之濕也 秋將至大暑後本
 方加厚朴藿香肉桂謂迎而奪太陰之氣也 冬將至霜降後本方加附子
 當歸官桂謂勝少陰之氣也此藥四時加減臨病酌宜誠治風證之聖藥
 壽頤按隋唐以前治中風者不問外風內風恒以續命為主。貌似神非。複疊重
 累。已覺魔障萬重。莫能排脫。迨至宋金以降。則更有所謂羌活愈風湯。大秦羌

從續命一派而來尤能窺見其隱目也最為遠到蓋自有愈風湯大秦先三化湯諸方以來久為俗書引得心遂意亂學者安得不墮其術中今得此論恍如金鏡刮目始覺大放光明

湯者無論何種醫書說到中風一門必以此二方作為必需之品考其所用各藥麻防羌獨芎芷薄荷大隊疎風發散而合以辛桂之溫芬地之清參耆之補渾沌雜糅蓋亦與古人許多續命湯散同出一派似此毫無紀律之師擾亂有餘何能治病而古今名賢無不引為同調者終是見理未明論及中風昏仆無不心搖意亂既不知病從何起又安能按部就班定方選藥則姑且一盲羣盲謬引一二成方聊為敷衍於是吠影吠聲互相傳述而似此亂雜無章之藥劑遂為人人心目中共有之方法醫學黑暗至於此極殊可駭詫而此方之議論尤其一竅不通全如夢囈且果如所說幾於無一句不可以殺人是誠不可以不辨其曰初覺風動服此不致倒仆此方乃治未病之聖藥夫使中風之病果是外來之風則猝然而感本不能預先覺其動與不動也惟內風暴動當有先

機或為氣火之上升或為頭目之眩暈此時急宜清其肝熱而風或可息乃此
方中許多辛散發汗升提內風得之無不令其必致倒仆是可謂之治未病之
毒藥即曰可治外來之風然重門洞開藩籬盡撤招風有餘豈能愈病又謂內
邪已除外邪已盡當服此藥以行導諸經久服大風悉去則內外既已無邪而
再用此大隊耗散其意何居又謂一氣微汗試問此四字當如何解說豈非不
通之顯而易見者且本方中已有麻黃而另加壹兩分作四服如此重劑胡可
妄試乃製方者既欲其汗又欲其下人非鐵石奚能堪此而乃謂此是常服之
藥盡獨癡人說夢直欲殺盡蒼生似此大謬而著述家偏樂於援引最是大惑
不解惟喻嘉言法律中辨之極是謂其似是而非後人無識奉此為第一靈寶
申申之詈亦不為過然本方所用之藥亦與小續命湯侯氏黑散大同小異本

說盡醫書之
陋真是禹鑄
九鼎懸懸現
形

是一脈相傳。如法做造。論其蕪雜無紀。初無上下牀之別。然喻氏於此方。則以通真子所譏。無名下士而痛罵之。於彼二方。則以附入金匱。託於仲聖。字下而崇拜之。論門第。不論功過。亦不思之甚矣。頤謂此方及大秦九三化湯等方。主治中風。方下所言無一句不是。胡闌止以保命集收之。且有種種加減。一似具有法度。而淺者讀之。遂謂金元大家治病之秘鑰。盡在此中。不問其效力如何。而依樣葫蘆。借充篇幅。總之皆不識此病之究竟。何因。實是醫學之最不堪告人者。喻氏法律中風篇。此方評論頗能窺見其隱。試一讀之。方知此方之萬不堪用。且可知古今方書之人。云亦云者。其真相不過如此。是亦大可慨矣。

大秦九湯 同上 治中風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知血弱不能養筋。故手足不能運動。舌強不能言語。宜養血而筋自柔。

金元以來治中風者分此三綱而教人辨證用藥本是夢話六百餘年無有敢斥其謬者終是未有真發明則姑且人云亦云敷衍了事耳今既

秦先 石膏 各壹錢 甘草 川芎 當歸 芍藥 羌活 獨活

防風 黃芩 白芷 生地黄 熟地黄 白朮 茯苓 各柒分 細辛

伍分 春夏加知母壹錢 水煎服 如遇天陰加薑七片心下痞加枳

實伍分

壽頤按金元以後之論中風者每以中經絡中府中藏分為三大綱。謂中經絡者外有六經形證則通以小續命湯羌活愈風湯加減治之中府者內有便溺之阻隔則以三化湯通利之（三化湯方即厚朴大黃枳實羌活等分每服壹兩水煎服亦出機要方中）而中藏者則云性命危遂望而却步不出一方若外無六經形證內無便溺阻隔則通用大秦羌湯似此三綱鼎立要言不繁而所用方藥止此四方又復簡便易記此說自張氏收入保命集中而後之諸家

有伯龍之論實地經驗而古人之誤始得澈底覺悟凡是理想家杜撰方論骨當淘汰淨盡無庸再談此段筆意况擊而作恢諧語出之竟是牛渚燃犀怪物畢露矣

無不照例錄入。幾於無書不載。無人不知。於是治醫之士。喜其卑而易行。誰不印入腦經。恃為秘寶。究之卒然昏仆。皆由內動之肝陽。本非外感風邪。則六經形證。何自而來。然如大秦先湯之主治。所謂外無六經形證。內無便溺阻隔。則所見之證。惟是手足不能運動。舌強不能言語。而所謂普通之中經絡中府中藏三綱。無例可援。既不能適用續命愈風三化之套藥。又不敢謂其中藏斷為必死。不出一方。於是三綱之成例。既窮而醫者用藥。遂不得不與之俱窮。不幾搜索枯腸。無以敷衍了事。何幸有通真子者。異想天開。聰明大啟。復能製造一外無形證。內無阻隔之通用套方。亦可謂無聊之極。愚然方下主治。雖若自成一局。而所用之藥。依舊防風羌獨。細辛芍歸。仍不離乎續命愈風之大旨。又幸其靈機一動。想出血弱不能養筋六字。乃更悟到生熟二地。可以養血。遂不倫

不類雜湊成方而後之言醫者復可於中經絡中府中藏三綱之外得此不中經絡不中府不中藏之應酬妙法然以此開庸醫之簡便法門則誠善矣若欲為真實之學問則豈不長墮十八層底黑暗獄中耶喻嘉言僅謂其既欲養血而復多用風燥之藥尚是皮毛之論不足以誅其心也

肘後紫湯

治中風無問男子婦人中風脊急身痙如弓

雞屎 二升 大豆 一升 防風 三兩切 水三升 先煎防風取三合

汁豆雞屎二味熬令黃赤色用酒二升淋之去滓然後用防風汁和分為再服相去如人行六七里衣履取汗忌風 外臺秘要收入中風角弓反張條

肘後又一方清酒五升雞屎白一升熬 外臺又引備急方同

頤按此治外風直入經絡而為角弓反張之正方風自外入故主防風以專

古人論瘧皆
是外風而今
人病瘧皆是
血燥學者必
須識此方不
為傷寒金匱
諸書所誤

樂外風難為藥。畜其動應風。斥其屎者。以重濁之氣。同類相求。合之。豆淋酒。疎風活血。通絡溫經。衣履取汗。則外邪解。而絡脉自和。古人治產後冒風發瘧。及破傷風之發瘧。皆以此方為主。出入用之外臺引小品。有大豆紫湯。千金又有大豆紫湯。獨活紫湯。豆淋酒等。皆是疎泄外風之妙劑。惟風瘧強直之證。有因於外風入絡者。亦有因於血燥筋急者。更有氣火上奔。激動腦經。而頃刻強直者。古人治法。止為外風一門。示以準則。如仲景之瘧。篇以桂枝葛根等方。治剛瘧柔瘧。及千金外臺諸方。無一非解表通絡之法。而今人病此。則多內熱燥津。血虛風燥之症。非麻桂羌防及豆淋酒等所可妄治者。是當於近賢治案中。求之。斷不可徒讀古書。反以僨事也。

華佗愈風散

治產後中風。口噤。手足癱瘓。如角弓。或產後血暈。不省人。

此卷所錄各方注釋精當深入顯出皆能表明其真實功效絕無模糊隱約之弊而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尤為學子指南之針砭讀一過欽佩作者目光透澈識力精微求之古人殆難其匹違論齊輩而所錄無多諸法咸備不自製一方

事四肢強直或口眼倒築吐瀉欲死者

荆芥 一味微炒為末每服二錢豆淋酒調服或童子小便服之如神 王

貺指迷方加當歸等分水煎服

壽頤按此以荆芥為散豆淋酒調服即肘後紫湯用防風千金獨活紫湯用獨活之意皆治外風之法則此方之主治產後中風仍是為外感風邪而設惟產後陰虛最多氣火上升內風暴動豆淋酒必不可妄試至謂產後血暈不省人事則多是血脫於下陽浮於上氣升火升擾亂神明法宜降逆破瘀鎮定浮陽雖曰風動而症是內風自動與外受風邪者絕然不侔豆淋酒斷不可用惟童便定逆下行降氣降火最速以調荆芥炭亦能去瘀定風奏效甚捷然與肘後紫湯千金獨活紫湯之意在祛除外風者大相懸絕矣學者

而其實何去
何從一一抉
摘隱微闡發
淨盡已無一
非自出手眼
別有鍾鑑金
針度人用之
不竭以視俗
書好立新方
而不過於用
者真有天淵
之別
附識
文彥

於此必須明辨外風內風對證用之方能呈效否則兩者正是相反北轍而南其轅適以速其蹶耳不可不慎此方稱每服三錢明是唐以後人所定（唐以前之權衡不以錢計）而方名華佗愈風散者言其效力之神如華元化治病耳非華氏所製之方也宋人更有荆芥散一方治中風口噤四支搐溺或角弓反張用荆芥一味炒為末酒服二錢極稱有效尤在涇謂其專治血中之風亦治外風之藥也